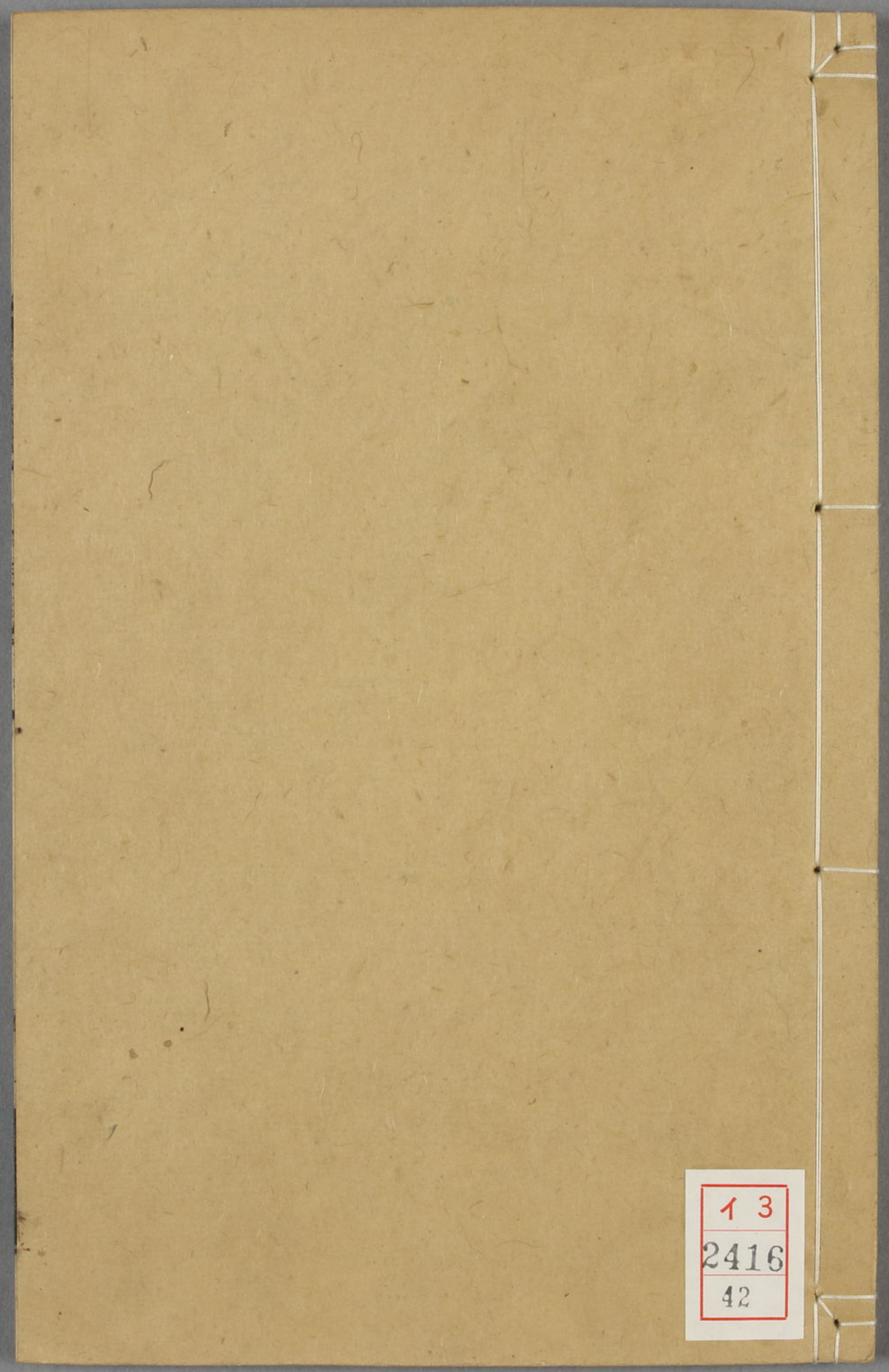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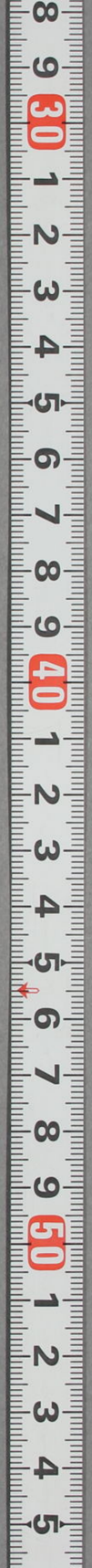



1 3
2416
42



淵鑑類函卷八十九

設官部二十九　治書侍御史　侍御史　監察侍御史

蘭臺令史　御史主簿

治書侍御史一

原杜氏通典曰治書侍御史舊御史中丞也初漢宣帝元鳳中感路温舒尚德緩刑之言秋季後請讞時帝幸宣室齋居而決事令侍御史二人治書治書御史起於此也後因別置冠法冠有印綬與符節郎共平廷尉奏事罪當輕重後漢亦二人銅印青綬選明法律者為之蔡質漢儀曰選御史高第者補之凡天下諸讞疑事掌以法律當其是

半澤文庫

イ3
2416
42

<2004-602>

非自桓帝之後無所平理苟充其位而已魏置持書執法掌奏劾而持書侍御史掌律令二官俱置宋史曰魏置御史八人有持書曹掌考課不知餘復何曹晉置四人太始四年又置黃沙獄持書侍御史一人秩與中丞同掌詔獄及廷尉不當者皆理之後并江南遂省黃沙持書侍御史及太康中又省持書侍御史二員魏晉以來持書侍御史分掌侍御史所掌諸曹若尚書二丞宋代掌舉劾齊梁並同皆統侍御史自宋齊以來此官不重自郎官轉持書者謂之南奔梁謝幾卿自尚書三公侍郎為持書侍御史頗失志多陳疾臺事略不復理是也梁天監初始重其選車前依尚書二丞給三騶執盛印青囊舊事

糾彈官印綬在前故也後魏掌糾禁內朝會失時服章違錯饗宴會見悉所監之北齊亦有焉後周有司憲上士二人亦其任也隋又為持書侍御史臺中簿領悉以主之唐永徽初高宗即位以國諱故改持書侍御史為御史中丞龍朔二年改為司憲大夫咸亨元年復為中丞三人亦時有內供奉本有一人聖曆中加二人尋省先天中復置職副大夫通判臺事開元二十一年三月置京畿都採訪處置使以中丞為之

增續文獻通考曰宋無元侍御史之下有持書侍御史二人明罷御史臺不設

治書侍御史二

原 冠法冠　評疑讞胡廣漢官儀曰御史四人特書皆冠法冠冠者秦始皇滅楚以其君邪佞故執法者冠之一名柱後一名獬廌獸名一角知人曲直觸邪佞故執法者冠之續漢書百官表注曰治書侍御史秩六百石評天下諸疑讞事　糾察六品　慰勞四方續漢書百官志曰治書侍御史糾察六品以下惠帝以後無所平治備位而已魏氏春秋曰荀寓字景伯為治書侍御史慰勞四方

補 周遷三臺　意出衆表後漢書曰蔡邕以侍御史又遷尚書三臺之間周遷三臺事文類聚曰劉子翬為持書侍御史每朝廷疑議子翬析多出衆人意表

典行臺獄　持協律令魏志曰明帝幸許昌名王觀為治書侍御史典行臺獄時多倉卒喜怒而觀不阿意順旨事文類聚曰乘輿臨堂則持書侍御史持協律令於階側以備顧問

諫用干子　劾奏劉昉隋書曰柳彧遷治書御史於時刺史多仗武將類不稱職彧上表曰伏見詔書以上柱國和干子為杞州刺史其人年垂八十鐘鳴漏盡弓馬武用是其所長治民治職非其所解上善之干子竟免又曰梁毗為治書御史時京師饑上令禁酒劉昉使妾賃屋當壚酤酒毗劾奏昉有詔不治昉鬱鬱不得志

治書侍御史三

原 評廷尉獄事　漢百官公卿表曰宣帝令侍御史一人治書評廷尉獄事　治廷尉奏事　漢官典職曰治書侍御史二人治廷尉奏事罪當輕重　選明法律　百官表注曰治書侍御史選明法律者為之　準繩之官　參世應石鑒碑曰君為治法律者為其道仿授準繩之官頻居臺端風靡而庶僚風靡　石鑒直方　詳上詔王仲為治書　晉起居注武帝詔曰故司空王基夙為帝授任基子尚書郎仲其以為治書御史

後來之俊　山公啓事曰治書侍御史王明正後來之後也　詔陳壽為治書　王隱晉書陳壽傳曰杜預將之鎮入辭啓曰蜀有譙周郤正後來之俊也預曰卿言是也壽才史通博宜補黃散之職帝曰卿何說晚壽

嘉其公正於是賜朝服一襲

伏伽誠直

唐書曰孫伏伽拜治書侍御史時軍國多事賦斂繁重伏伽屢奏請改革舊政高祖並納之因謂裴寂曰隋末無道上下相蒙朕撥亂反正志在安人每虛心接待冀聞讜言然惟李綱差盡忠款孫伏伽可謂誠直餘皆阿諛取容而已豈朕所望哉

制出無伽徐起見之人稱其有量

不復議讞

風俗通曰頃者廷尉多牆面苟充茲位治書侍御史不

增詩

梁吳均入蘭臺贈王治書僧孺詩曰故人揚子雲校書麟閣下寂寞少交游紛綸富文雅子爲隴西使寓居洛陽社相思非不深行行避驄馬

治書侍御史

可作治書侍御史不須對惟正論即手詔用壽爲治書侍御史正已當官彈強禦暴

增道悅正已後魏書曰高道悅魏拜治書侍御史正已當官高祖詔褒美之

高柔省訟

魏志曰高柔爲治書侍御史執法民間數有誹謗妖言帝疾之者輒賞告者柔上疏曰今妖言者必戮告人反善之路又將開凶狡之門以息奸省訟緝熙治道也

端笏整容

隋書曰柳彧爲持書侍御史時左僕射楊素當權貴重常以小謹勅送南臺素恃貴重坐或林或自外來于階下端笏整容謂素曰奉勅理公之罪素或據案而坐或傾身于庭辯詰事狀素由是銜之

百僚敬憚

事文類聚曰柳彧爲持書侍御史當朝正色百僚敬憚

百僚震慄

又曰梁朏陸知命並拜持書侍御史在朝驕縱暱近小人知命初奏百餘事立名于世無苟容而已賜錢十萬米百石朏嚴然正色時齊王頗震慄

服賜其公

又曰游元兼持書侍御史宇文述軍敗帝令元理其獄述時貴倖勢傾朝廷遣家僮元不之見持之愈急仍以狀劾之帝

侍御史一

原 杜氏通典曰侍御史於周爲柱下史老聃嘗爲之秦時張蒼爲御史主柱下方書亦其任也又云蒼爲柱下御史史記如淳曰方板也謂事在板上也秦以上置柱下史爲御職官錄曰秦改柱下史爲侍御史一名柱後史謂冠以鐵爲柱言審固不撓也亦爲侍御史漢因之凡十五員漢舊儀曰漢御史員四十五人皆六百石其十五人漆門外二人尚璽四人俱給事殿中爲侍御史宿廬在石渠門外二人尚璽四人持書給事二人侍前中丞一人領錄三十人留寺理百官事侍御史御史大夫自調更告入歸官比丞相掾史史白錄白錄而已惠帝初遣御史監三輔郡其後又置監御史漢官儀曰侍御史出督州郡賦稅運漕軍糧侍御史至後漢復有護漕都尉官建武七年省晉太元六年又置督運御史官其舉郡國孝廉第四科云有能按章覆問文中御史後漢亦有侍御史員察舉非法受公卿郡吏奏事有違失舉劾之凡郊廟之祀及大朝會大封拜則一人監威儀有違失則劾奏以公府掾屬高第補之或故牧守議郎郎中爲之唯德所在初上稱守滿歲拜眞出處爲刺史二千石平遷補縣令見中丞執板揖順帝復絕他選專用宰士有三缺三府各一舉劾案章事無大小尚書受成而已威烈赫奕莫之敢犯眞御史守中丞持書服其冠紱上事言守關移稱眞又按二漢侍御史所掌凡有五曹一曰令曹掌律令二曰印曹

掌刻印 三曰供曹掌齋祀 四曰尉馬曹掌廄馬 五曰乘曹掌車駕 豹尾之內便為禁省魏置御史八人當大會殿中御史簪白筆側陛而坐帝問左右此何官何主辛毗曰此謂御史舊時簪筆以奏不法如今者直備位但耽筆耳晉侍御史九人頗用郡守為之山公啓事曰舊侍御史頗能尚少者可用不詔使八座詳之耽音餌品同持書而有十三曹十三曹者謂吏曹第曹直事曹印曹中都督曹外都督曹媒曹符節曹水曹中壘曹營軍曹法曹算曹及江左初省課第曹置廂曹掌廄牧馬牛市租後分庫曹置左庫外左庫二曹宋代多并諸曹凡十御史焉自漢以來皆朝服法冠齊有十人梁陳皆九人居曹糾察不法後魏御史甚重必以對策高第者補之侍御史與殿中侍御史晝則外臺受事夜則番直內臺御史舊式不隨臺主簡代延昌中王顯有寵於宣武為御史中尉始請革選此後踵其事每一中尉則更簡代御史北齊有八人亦重其選後周有司憲中士則其任也隋侍御史八人自開皇之前復踵後魏革選自開皇之後始自吏部選用不由臺主仍依舊入直禁中大業中始罷御史直宿臺內文簿皆持書主之侍御史但侍從糾察而已由是資位少減唐自貞觀初以法理天下尤重憲官故御史復為雄要貞觀十一年吳王恪好畋獵損居人田苗侍御史柳範奏彈之太宗因謂侍臣曰權萬紀事我兒不能匡正其罪合死範進曰房元齡事我兒不能諫止田獵豈可獨坐萬紀乎

其將除拜皆吏部與臺長官宰相議定然後依選例補奏其內詔別拜者不在其限麟德以來用人尤重高宗常問羣臣求可爲御史者僉舉萬年尉楊子失其名居數月復問之羣臣復舉焉上曰吾聞斯人常以褒服居公堂視事其可以爲準繩司乎由是百官羣僚必表而視之

選授之命不由銓管及李義府掌大選寵任既重始得補之神龍三年吏部尚書蘇瓌案問鄭普思其妻有寵於韋庶人特勅令對御辯析上屢抑瓌而理普思侍御史范獻忠歷階曰臣請先罪蘇瓌上問其故曰蘇瓌國之大臣荷榮貴久矣不能斬逆賊而後聞奏令使眩惑天聽搖動刑柄而普思反狀昭露陛下曲爲申理此則王者不死令聖臣請先死終不能事普思上意乃解獄遂定

自義府之後無出於吏部者舊御史逢長官於途皆免帽降乘立爲侍御史意氣頗高或降而立或一足至地或側鞍弛韁輕重無恒開元以來但舉鞭聳揖而已

侍御史凡四員本二員顯慶中加二員乾封二年二月韋仁約除御史與公卿相見未嘗行拜禮或勉之約曰鷙鵰鷹鸇豈衆禽之偶奈何設拜以狎之且耳目之官固當特立乃已御史內供奉二員與殿中御史內供奉同皆無職田廡僕臺例占之三司受事其事有大者則詔下尚書刑部御史臺大理寺同案之亦謂此爲三司推事後漢永安中侍御史亦今三司之例武后時刑獄滋章凡二臺御史多苛刻無恩以誅暴爲事猜阻傾奪更相陵搆此其爲弊也神龍以來

稍革之其後名流慎選侔於貞觀永徽矣侍御史之職有四謂推推者掌彈推鞫也彈舉公廨知公廨事雜事臺事總判定殿中監察以下職事及進名改轉臺內之事悉主之號為臺端他人稱之曰端公其知雜事者謂之雜端最為雄劇食坐之南設橫榻謂之南牀殿中監察不得坐亦謂之癡牀言處其上者皆驕傲自得使人如癡是故謂之癡牀凡侍御史之例不出累月則遷登南省故號為南牀百日察其行止出入揖讓去就殿中以下皆稟而隨之先後虧失者有罰其太極以前二臺朝列之制侍御史與殿中黃門侍郎給事中後起居郎常侍正諫議大夫御史中丞下西行在中書令侍郎舍人後起居舍人常侍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大夫下承詔者出承詔御史舊在西臺侍御史或闕則假殿中承之開元初仍制在東自至德以來諸道使府參佐多以省郎及御史為之謂之外臺則皆檢校裏行及內供奉或兼或攝諸使官亦然

文獻通考曰故事御史臺不受訟有訴可聞者略其姓名託以風聞其後御史疾惡者少通狀壅絕開元十四年乃定授事御史一人知其日劾狀題告事人姓名其後宰相以御史權重建議彈奏先白中丞大夫復通狀中書門下然後得奏自是御史之任輕矣建中元年以侍御史分掌公廨推彈自是雜端之議輕矣元和八年命四推御史受事周而復始罷東西分日之限

宋仍唐制侍御史貳中丞糸臺臺院天禧中置言事御史後久不除慶曆五年復置今御史臺中丞廳蓋御史得兼諫職也　續文獻通考曰遼會同元年置侍御史金侍御史二員　事文類聚曰元置侍御史二人位御史中丞之下　明初有侍御史後罷詳總載一

侍御史二

增後漢書曰杜詩爲御史安集洛陽時將軍蕭廣放縱兵士暴橫民間百姓惶擾詩勑曉不改遂格殺廣還以狀聞世祖名見賜以棨戟焉　又曰光武聞杜林還三輔乃徵拜侍御史引見問以經書故舊及西州事甚悅之賜以車馬衣被一冊府元龜曰張綱爲侍御史時順帝委縱宦官有識危心綱常感激慨然歎曰穢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埽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願也退而上書書奏不省　又曰劉陶爲侍御史靈帝時鉅鹿張角僞托大道妖惑小民陶與奉車都尉樂松議郎袁貢連名上疏言之帝殊不悟　魏書曰袁紹有姿貌威容能折節下士太祖少與交以大將軍掾爲侍御史　一冊府元龜曰北齊杜弼爲侍御史臺中彈奏皆弼爲之諸御史出使所上文簿委弼覆察然後施行　隋書曰柳調爲侍御史僕射楊素常於朝堂見調因戲之曰柳條通體

弱獨搖不須風調正色曰調信無可取公不當以爲侍
御史調信有可取不應發此言素甚奇之　又曰游元
爲侍御史奉使於黎陽督運會楊元感作逆囚之屢脅
以兵竟不屈被害　又曰陳孝思大業初爲魯郡司法
書佐郡內號爲廉平太守蘇威常欲殺一囚孝思諫至
於再三威不許孝思自解衣請先受死良久威意乃解
謝遣之漸加禮敬及威爲納言奏孝思爲侍御史　唐
書曰李素立高祖命授七品清要官所司權擬雍州刺
史錄參軍高祖曰此官要而不清又擬祕書郎高祖曰
此官清而不要遂擢授侍御史　唐書曰賈言忠乾封

中爲御史時朝廷有事遼東言忠奉使往支軍糧及還
高宗問以軍事言忠盡其山川地勢且陳遼東可平之
狀高宗悅　又曰劉思立高宗時爲侍御史屬河南河
北旱遣御史中丞崔謐等分道存問賑給思立恐妨農
務上疏諫謐等遂不行　職官分紀曰王義方奏李義
府犯狀帝怒出義方爲蔡州司戶義府云王御史妄相
彈奏得無媿乎義方對云仲尼爲魯司寇七日誅少正
卯於兩觀之下義方旬有六日不能去奸邪於雙闕之
前實以爲媿　韓瑗傳曰唐自韓瑗與遂良相繼死內
外以言爲諱將二十年時造奉天宮御史李善感上疏

極言時人喜之謂之鳳鳴朝陽　唐書曰狄仁傑爲侍御左司郎中王本立怙寵自肆仁傑劾奏其惡武后有詔原之仁傑曰陛下惜有罪虧成法臣願先斥爲羣臣戒由是本立抵罪朝廷肅然　山堂肆考曰桓彥範等共薦陽嶠爲侍御史楊再思曰嶠不樂搏擊之任如何彥範曰爲官擇人豈必待其所欲乃引爲左臺侍御史

孔帖曰徐有功起爲左肅政臺侍御史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繫庖厨者勢固自然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此死矣后固授之天下聞有功復進灑然相賀　又曰韋虛心遷侍御史神龍中按大獄僕射竇懷貞侍中劉幽求有所輕重虛心據正不撓景龍中屬羌叛既禽捕有詔悉誅虛心惟論酋長死原治其餘

山堂肆考曰崔咸爲侍御史穆宗復以裴度爲司空度至京師朝士填門度留之飲京兆尹劉棲楚附度耳語咸舉觴罰度曰丞相不應許所由官咕嘩耳語度笑而飲之棲楚不自安趨出左右莫不壯之　温造傳曰敬宗朝夏州節度使李祐入朝違詔進奏侍御温造彈之祐趨出待罪股戰流汗驚謂人曰吾半夜入蔡州城擒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於温御史矣　山堂肆考曰宋張鷟爲侍御史太祖方彈雀於後苑鷟亟請入

奏事及帝見所奏乃常事遂大怒靄曰臣以爲尚急於彈雀帝色愈厲以斧柄撞墮靄二齒靄徐拾之帝曰欲訟朕邪靄曰臣不能訟陛下自有史官書之耳　宋會要曰唐介字子方爲侍御史極言宰相文彦博知益州日進燈籠錦媚張貴妃致位宰相且論其專政仁宗怒甚貶英州別駕帝慮介或道死有殺直臣名命中使護之由是介直聲聞天下　言行録曰彭思永字季長仁宗朝爲侍御史時張堯佐以妃族進王守忠以親侍帷幄寵參知政事闕員堯佐朝暮待命守忠亦求爲節度使思永獨抗疏極言而堯佐守忠之言遂格　又曰劉

摯擢侍御史摯自熙寧以言去位踰十六年乃復任言責一時奸佞刻薄之吏事狀顯著皆正色彈劾多所貶黜中外肅然　九朝通略曰賈黯除中丞新除侍御史知其呂誨常彈黯過失遷延引避黯言常薦誨爲御史知其方正謹厚一時公言非有嫌忌願得終與共事誨乃就職　元史列傳曰世祖時川陝盜起省臣慮之請專戮其尤者以止盜朝論將從之侍御史高鳴諫曰制令天下上死囚必待論報所以重用刑惜民生也今從其議是開天下擅殺之路害仁政甚大帝曰善令速止之　又曰王壽元貞三年擢御史臺侍御史論事剴切奏宰

相內統百官外均四海位尊任重不可輕假非人臣願推愛君思治之心邪正互陳成敗對舉庶幾上悟天衷懲其既往知所進退

侍御史三

冠 鷹冠 鐵柱上詳 下詳治書御史 詳通典

避 馬 埋輪 續漢書曰桓典字公雅爲侍御史是時宦官亂政典執政心無所迴避常乘驄馬京都畏之爲語曰行且止避驄馬又曰張綱字文紀遷侍御史漢桓帝遣八使巡行風俗八使同日拜謂之八彥皆宿儒耆位唯綱年少而綱獨埋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奏梁冀兄弟罪惡京師震竦

橫劒 持戟 續漢書曰種嘉字景伯順帝時爲侍御史監護太子承光宮中常侍高梵受勅迎太子不齎詔書以衣車載太子欲出太子太傅高

襄不知所以力不能止開門臨去暠至橫劒當車曰御史受詔監護太子太傅高梵受詔監護太子太子國之儲副天命所繫常侍來無一尺詔書安知非挾奸邪今日之事有死而已梵馳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杜喬退而歎息謂暠臨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稱善良久明帝引見問當代政治之事仁對上大奇之拜仁侍御史貴盛各爭入宮仁披甲持戟遮勅既立諸馬更諧仁刻峻於是上善之

瑞 白兔 皂鵰 兔縣集衆捕逐畦藏史令見白兔御史治所居人史畏讐呼爲皂鵰御史言其顧瞻如鵰鷙之視燕雀也又曰王志愔爲侍御史以剛鷙爲有兩株柏唐總章中李元同張仁禕爲侍御史所植也杜易簡爲之贊曰爰有貞柏從植清臺麝條霜勁蠶葉風開始逢鵲喜終見烏來

憲府 法星 錫上詳柳詩見總載劉禹送楊侍御歸朝詩鸞鳥

得秋氣法　星懸青旻　無人臣禮　續漢書曰陳翔字子麟遷侍御史元日朝賀梁冀威儀不整請收理罪時人奇之

憲

劾霍光　收梁冀

漢書曰嚴延年遷侍御史劾霍光專廢立

鷹冠　懸豹尾

屬車八十一乘皆尚書御史後漢輿服志曰大駕

一車懸豹尾蔣綜注曰侍御史載之

乘驄馬　劾乘輿

漢記曰申屠剛字巨卿建武初拜侍御史遷尚書令蹇蹇多直無所屈撓剛止不聽剛以頭觸乘輿使

用稀姓　識大體

事文類聚曰宋景祐中有郎吏皮仲容街衢為一輕薄子所戲遽前賀之聞君有臺憲之命仲容立馬規謝久之徐問何以知之對曰朝廷必用稀姓者故以君姓知之爾蓋是時三院御史乃仲簡論程掌禹錫也聞者傳以為笑　冊府元龜曰唐盧羣貞元中為侍御史有人誤告故尚父子儀嫁子孫又與尚父子孫相告訐詔促其獄羣上奏言皆子儀家事子儀有大勳伏望陛下赦而弗問使私自引退帝從之時人賞其識大體也　澳恥呈身

祐驚落膽　本傳唐韋澳方靜寡欲不肯見高元裕下詳侍御史二　恐無呈身御史下詳侍御史二

柱裏柱外　南省南牀

唐職林曰每出入行步侍御史在柱裏殿察兩院在柱外下詳通考文獻事

京尹避路　大夫抗禮

唐臺議曰故事京尹過侍御諸衙當避本傳崔隱甫奏侍御以下皆與大夫抗禮御史雒氏諫奏風憲紳繩百司刑名出入當與劾若令判大理寺於體有妨許之

得兼諫職　免判理寺

名望素　高風力愈勁

三國吳志楊廷式強正忠直名望素高風力愈勁三國吳志楊廷式強正忠直名望素高風力愈勁下詳總載

入苑奏事　至臺講兵

宋張俊為侍御史二山堂肆考曰志數招諸將至臺講論用兵籌策

乞伸枉濫　請攬威權

山堂肆考曰武后朝侍御史魏靖上言陛下既詳覆俊臣等所推大獄申其枉濫太后命監察御史蘇乞又曰宋趙瞻字大觀為侍御史上流請攬威權明功賞罰廣聰明史積獎英宗嘉納

之

原 倪寬語經　戴禮治劇　漢書曰倪寬舉侍御史見上語經學上悅之從問尚書一篇擢爲中大夫謝承後漢書曰戴禮雅有威重拜侍御史以能治劇出爲丹陽東部尉

鷹鸇豈衆禽　鸇鷂視燕雀　上詳通典下詳皂鵰注

山川　周騰觀星象　續漢書曰李恂遷侍御史持節使幽州宣布恩澤慰撫北狄所過皆寫圖山川屯田聚落百餘卷悉封奏上肅宗嘉之像章記曰周騰字叔達爲侍御史桓帝當郊平明應出騰仰觀曰今策馬星不動上當不出詳星

增 李恂寫

山堂肅考曰李義府屬大理寺丞枉法出淳于氏高宗知而不問侍御史王義方上疏奏之對仗斥義府令下義府顧望不退義方三叱義府始趨出義方乃讀彈文下詳侍御二

增 對仗斥義府　舉觴罰裴度

里　惠伯遁入山林　東觀漢記曰陳寵曾祖父咸哀平間以明律爲侍御史王莽簒位父子相將歸鄉里閉門不出乃牧家中津谷文書壁藏之以俟聖主咸常戒于孫曰爲人議法當依於輕雖有百

金之利愼毋與人重陳留風俗傳曰桓烈字惠伯爲侍御史以王莽之初遁入山林世祖即位就其家食以二千石祿以旌其德

增 訟言楚獄之冤　奏正唐室之號　肅考曰東漢明帝時窮治楚獄連繫數千人侍御史寒朗心傷其冤上言訟之帝意解自幸洛陽獄録囚徒理出千餘人時天旱即雨又曰張柬之既遷則天於上陽宮中宗猶以皇太子監國告武氏之廟侍御史崔湜奏曰方今國命初復正其徽號自當稱唐以順萬姓之心毀此廟復唐鴻業中宗深納之

侍御史四

原 周曰柱下秦爲御史　六典曰周官宗伯屬官御史掌冢宰凡治之者受法令之間亦謂之柱下史秦都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侍御史周官也漢興襲秦改爲侍御史

而不改掌注言行糾諸遺御史監三輔察辭訟凡九條監者三歲更常以月中奏事也

察辭詔　漢官儀曰惠帝三年相國奏不法

舉非法　續漢書百官志曰御史秩

六百石掌舉察非法　察百僚督州郡漢官典職曰侍御史一人與御史中丞侍御史掌治詔獄晉百官表曰侍御史職掌諸曹其治事糾察不法監祭祀朝會　掌殿門宿衛晉百官表注曰侍御史掌殿門以內察防宿衛署在殿中者皆總攝　增哄堂山堂肆考曰侍御史凡上堂絕言笑有不能忍者雜端大笑則闔坐皆笑謂之哄堂哄堂笑不罰　五術潛確類書曰察其哀樂納市價觀其美惡詢簿書考其爭訟覽車服等其奢儉省作業察其趨舍　案行傳咸集百官表曰侍御史不得入殿察行罪始皇繫雲陽十年於獄中作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減省方者使員眞者使方奏之始皇善之出為御史　程邈作大篆衛恒集曰程邈為御史得

察視之官東觀漢記曰鄭璩字平御拜內史上疏曰臣斗筲之小吏擢在察視之官職任過分當刺糾矯枉詔書示官府曰璩盡節剛正亦何陵遲之有賜璩素六十匹由是顯名　上以為能

史記曰張湯補侍御史案事治陳皇后蠱獄深竟黨與上以為能又曰趙禹以刀筆史積勞稍遷為御史上以為能　尹齊不避貴勢漢書曰尹齊以刀筆吏稍遷至御史事張湯湯數稱以為廉武帝使督盜賊斬不避貴勢　延年効霍光又曰嚴延年遷侍御史是時大將軍霍光廢昌邑王尊立宣帝宣帝初即位延年効奏光擅廢立無人臣禮奏雖寢然朝廷肅焉敬憚　班固作哀辭班固集馬仲都明帝舅也從車駕於洛川浮橋馬入水溺死帝顧謂侍御史多所彈劾又曰刀曜拜御史自有朝廷堂名由此顯京師咸稱有宰相之才　楊秉有宰相之才曜有邊臣之節史班固為上作哀辭也　謝承後漢書曰楊秉拜侍御史往斷之朝野稱當堂謇諤有邊臣之節　鄭均月餘而遷東觀漢記曰鄭均字叔平為侍御史月餘遷尚書朝野稱當正直之望用心廉正為侍御史試庸失大尚書鄭彰

王隱晉書曰庾峻字山甫博學有才思長安有大獄久不決轉峻為侍御史往斷之遷其家業峻父曾諸公贊曰劉暾字長叔傳暢晉諸

與暾典知修復彰以后親輕傲呵暾曰我不能截御角以御史著法冠有兩角故也暾作色曰天子法冠而欲截角何不敬邪索紙筆奏之彰伏不敢言於是正直之望著於內外

劉暾奏王渾又曰劉暾奏司徒王渾蒙國厚恩備位鼎司不能上佐公家下遂萬物舉動輕速無大臣之節請免官

增

獬廌不識字事文類聚曰則天時授侯思止爲游擊將軍高元禮呼之爲侯大曰國家用人不次若言侯大不識字即秦曰獬廌獸亦不識字而能觸邪則天果如其問思止以獬廌對天授三年乃拜左臺侍御史

效京兆尹

朝廷雄職本傳侍御史濫朝廷之雄職傳玉義方曰陛下拜臣山堂肆考曰唐開元初楊瑒爲侍御史與御史大夫李傑將劾京兆尹崔日知及爲所搆瑒廷奏曰糾彈之司若遭恐脅以成奸邑謀則御史臺固可廢矣

十月一轉

侍御史入臺滿十月轉

辱臺山堂肆考曰宋制御史入臺滿十旬無章疏者有辱臺之罰

不尚沽激

又曰宋何郯字聖從爲御史言事不尚沽激

畫像便殿

晁以道曰仁宗賜唐介嶺南遣

中使賜介金又畫其像置之便殿

犬馬不及言

事文類聚曰宋皇德中侍御史宋禧上言乞宮中養羅江狗以備不虞上曰養兵百萬威制夷狄尚不可備不虞御令宮中養狗無謂也曹穎叔言朝廷不及犬馬不被黜於是有宋羅江之謔

還告居家

范忠宣與呂誨等論是還所授告家居待罪

彈蔡確章惇

言行錄曰劉摯爲侍御史奏濮王典禮不聽於淳叟體皆罷

爭濮王禮

又曰范純仁爲侍御史時大臣體皆罷引詔據經語斥大臣尤切由是名震天下

伸諫省氣

樓攻媿集曰林大中請除侍御史鄧司諫繹以公丐去大中率同僚攻之繹曰諫省乞宣諭使安相位遂不果去身若言職而申諫省之氣諭之氣也拯相之賢他人不敢爲也

侍御史五

原詩晉潘尼贈侍御史王元貺詩曰崑山積瓊玉廣廈

溝衆材游鱗華靈洽撫翼希天階膏蘭軌爲消濟治由賢能王侯厭崇禮迴迹涛憲臺蠖屈小往龍翔迺大來協心毗聖世畢力贊康哉　唐蘇味道贈封御史入臺詩曰故事推三獨茲晨對兩闈夕鴉共鳴舞屈草接芳菲盛府題青豪殊章動繡衣風連臺閣起霜就簡書飛凜凜當朝色行行滿路威唯當擊隼去復覩落鴈歸

又奉懷臺中諸侍御詩曰薄游忝霜署直指戒氷心荔浦方南紀衡皐暫北臨山晴關塞斷川暮廣城陰場圃通圭甸溝塍礙石林野童來捃拾田叟去謳吟蟋蟀秋風起蒹葭晚露深帝城猶鬱鬱征傳幾駸駸迴憶披

書地勞歌謝所欽元希聲贈皇甫侍御赴都詩曰東南之美生於會稽牛斗之氣蓄於昆溪有瑶者玉連城是齊有威者鳳非梧不栖其一猗嗟衆珍以況君子公侯之胄必復其始利器長材温儀峻峙其二道心惟微厥用玄塞德暉不泯而映邦國靜以有神動而作則九皐千里其聲不忒其三粤在古昔分官厥初刺邪矯枉非賢勿居稜稜直指烈烈方書蒼玉鳴珮繡衣登車其四綽綽夫君是膺柱下準繩有望名器無假寵蓋伯山氣雄公雅立朝正色候我能者其五載懷朋情常接閑宴好洽昆弟官聯州縣如彼松竹春榮冬蒨柯葉藹然不渝霜霰其六

會合非我關山坐違離鴻曉引別葉秋飛騑驂徐動樽
餞相依遠情趙忽岐路光輝其十金石其心芝蘭其室言
語方間音徽自溢肅子風威嚴子霜質贈言歲暮以保
貞吉其八 增 張九齡酬趙侍御使西軍詩曰石室先鳴
者金門待制同操刀常願割持斧竟稱雄 又曰忽枉
兼金訊非徒秣馬功氣清蒲海外聲滿柏臺中 李嶠
和杜侍御太清臺宿直詩曰貂冠朝彩振烏署曉光分
欲啸遷喬侶先飛擲地文 岑參送裴侍御赴詔入京
曰羨他驄馬郎元日謁明光立處聞天語朝回惹御香
臺寒柏樹緑江暖柳條黄惜別津亭暮揮戈憶魯陽

又送韋侍御歸京詩曰聞欲朝龍闕應須拂鹿冠風霜
隨馬去炎暑爲君寒 又送鄭侍御歸東臺詩曰紅亭
酒甕香白面緇衣郎砌冷蟲喧坐簾疎雨到牀鐘催離
興急絃逐醉歌長關樹應先落隨君滿路霜 張謂送
韋侍御赴上都詩曰天朝辟書下風憲取才難更謁麒
麟殿重簪獬鹿冠月明湘水夜霜重桂林寒別後頭堪
白時時鏡裏看 杜甫送何侍御歸朝詩曰舟楫諸侯
餞車輿使者歸山花相映發水鳥自孤飛春日垂霜鬢
天隅把繡衣故人從此去寥落寸心違 又贈竇侍御
詩曰竇侍御驥之子鳳之雛年未三十忠義俱骨鯁絶

代無炯如一段清氷出萬壑置在迎風寒露之玉壺

李白贈錢侍御詩曰繡衣柱史何昂藏鐵冠白筆橫秋霜三軍論事多引納階前虎士羅干將　孟浩然和李侍御渡松滋江詩曰南紀西江闊皇華御史雄截流寧假楫桂席自生風寮寀爭攀鷁魚龍亦避驄坐聽白雪唱翻入櫂歌中　劉長卿贈楊侍御詩曰肅穆烏臺上雍容粉署中含香初侍漏持簡舊生風黜吏偏驚隼貪夫輒避驄　又餞張侍御詩曰勁直隨臺柏芬香動省蘭壁從全趙去鵷自北溟搏星象銜新寵風霜帶舊寒錢起清泥驛迎獻王侍御詩曰候館埽清晝使車出

明光森森入郭樹一道引飛霜仰視驄花白多慚綬色黃鵠鷫鸘無羽翼願假憲烏翔　又送裴頤侍御使蜀詩曰柱史纔年四十強髯髭元髮美清揚朝天繡服乘恩貴出使星軺滿路光錦水繁華添麗藻峨眉明月引飛觴多才自有雲霄望計日應追鵷鷺行　嚴維郊中贈張侍御詩曰辟疆年正少公子貴遊還早列公卿位新參柱史班千夫馳驛道駟馬入家山深巷烏衣盛高門畫戟閑　韓翃送劉侍御赴陝州詩曰金鞿映驌驦後騎佩干將把酒春城晚鳴鞭曉路長帶氷新溜澀間雪早梅香明日懷賢處依依御史莊　楊巨源贈李寓侍

御詩曰路入桑乾塞鴈飛冬郎年少有光輝春風走馬三千里不廢看花惹繡衣　許渾酬河中杜侍御詩曰文章已變南山霧羽翼應搏北海風春雪預呈霜簡白曉霞先染繡衣紅　宋王安石送康叔侍御詩曰詔取名郎入憲臺此時方急濟時才聖聰應已虛心待奸黨寧無側目猜白筆豈知權可畏皂囊還請上親開信聞讜論能醫國飛報頻隨驛騎來

增制唐李嶠行崔昇侍御史制曰學可從政文能案章幹局並優清勤咸著丹墀持法既佇良才白簡繩違尤資器識宜膺石室之命俾參鐵冠之侶　蘇頲行張遊

侍御史制曰清方自居專直不撓秋風始擊每勵鷹鸇歲寒後凋斯見松柏國儲在於紅粟王憲持於白簡式寄人天之重更聞臺閣之遷　又行游子騫侍御史制曰砥操礪行慎言檢迹清公乃持法之端詞學皆養能之要臨事必果已畏神羊執心不回先聞擊隼宜在鸞階之列用成烏府之遷　崔嘏行盧就朱杭侍御史制曰侍御史居其府則掌領權按糾繩愆尤立於朝則正其視瞻峻彼風範官號清重才資鯁直拔而用之不在階級爾就爾杭立身有文能用嘉猷參於將席憲丞上請咸曰得人嗚呼神羊在庭屈軼在砌觸邪指佞二物

可師無爲畜縮以孤我誠臣之舉

晉啓宋洪平齋賀侍御啓曰榻前承渥柱裏升班物情大旱之餘適蘇霖雨天象太微之次首應法星某官簪筆烏臺伏蒲騎省上不爲危言而駭聽下不爲矯節以沽名唯致辭於君子小人之間而防維於宦官女子之際外邪不入元氣自充堂堂不撓爲儒宗謀猷唯舊行且止避御史風采又新當令文靖之警君復聞於世毋使清獻之論事專美於前　汪龍溪賀紱侍御啓曰妙簡宸衷寵司邦憲獨坐之長御史久虛不除橫榻之亞中司此選甚茂朝有正士人無異言某官德齒朝之

達尊忠亮國之司直分南臺之糾察威望日隆贊東閣之辯章彌綸歲久以詳練之老而糾彈於萬務以清明之德而表率於百僚羣陰見晛而消百度從繩則正猛獸之衞藜藿有以知朝廷之尊和羹之作鹽梅殆將斡鈞衡之造　方秋崖賀林侍御啓曰出綸西掖執憲南牀天子明明用皐陶而不仁者遠矣王臣蹇蹇如行父見無禮者誅之某官二典三謨之學問五音六律之辭章觀經世之宏規雖伊管未能遠過讀責難之確論非仁義不敢前陳適當不諱之朝久立得言之地接武夔龍遵羽鵷鷺綴赤墀供奉之班當道豺狼安問狐狸凜

白筆抨彈之志

殿中侍御史一

原杜氏通典曰殿中侍御史魏置也初魏蘭臺遣二御史居殿中察非法即殿中侍御史之始也晉置四人江左多置二人宋徐爰自殿中侍御史轉蘭臺侍御史梁有四人掌殿中禁衛內事後魏北齊皆有之隋初改曰殿內侍御史置十二人至煬帝省唐置六員初有二員貞觀二十二年增二員開元中加二員內供奉三員初掌駕出於鹵簿內糾察非違餘同侍御史唯不判事咸通以前遷轉及職事與侍御史相亞自開元初以來權歸侍御史而遷轉猶同兼知庫藏出納及宮門內事知左右巡分京畿諸州諸衛兵禁隸焉彈舉違失號為副端閤門之外百僚班序有離立失列言嘶而不肅者則糾罰之其正冬大會則戴元冡乘馬加飾大夫中丞加金勒珂珮具服上殿供奉左右或缺則吏部以他官攝之其郊祀巡幸大備鹵簿出入由旌門者監其隊伍初武后時有殿中裏行及員外殿中御史官或有起家為之而即眞者神龍以來無監察則有裏行

文獻

通考曰宋制殿中侍御史二人正七品掌言事分糾大朝會及朔望六參官班序舊制侍御史兼左右巡使監察御史兼察使官畢而入殿中

監察御史者謂之裏行元豐八年詔殿中侍御史兼察事監察御史兼言事石林葉氏曰唐三院御史謂侍御史與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也侍御史殿中曰殿院監察曰察院殿中監察稱曰侍御之矣而侍御史復不以相號而不見於通稱各從其所沿襲而已

續文獻通考曰元制殿中侍御史二人凡大朝會百官班序其失儀失列則糾罰之在京百官到任假告事故出三日不報者則糾舉之大臣入內奏事則隨以入凡不可與聞之人則糾避之明初有殿中侍御史後罷

殿中侍御史二

增唐書曰張行成爲殿中侍御史糾劾不避權威太宗以爲能謂房元齡曰觀古今用人必因媒介若行成者朕自舉之無先容也

又曰王無競轉殿中侍御史舊例每日更直於殿前正班時宰相宗楚客楊再思常離班偶語無競前曰朝禮至敬公等大臣不宜輕易以慢朝典楚客等大怒轉無競爲太子舍人

孔帖曰柳澤轉殿中侍御史監嶺南選時市舶使右威衛中郎將周慶立造奇器以進澤上書曰慶立雕製詭物造作奇器乃治國之巨蠹明王所宜嚴罰者也明皇稱善

又曰張鎰累遷殿中侍御史乾元初華原令盧縱以公事譙

責邑人齊令誅令誅宣人也銜之誣樅罪鎰按驗當免官有司承風以死論鎰不直之乃白其母曰今理樅樅免死而鎰坐貶嘿則負官貶則太夫人憂敢問所安母曰兒無累於道吾所安也遂執正其罪　李珏傳曰珏宇待價為殿中侍御史宰相韋處厚曰清廟之器豈搏擊才比除禮部員外郎　山堂肆考曰宋何郯為殿中侍御史常極陳夏竦奸狀仁宗諭曰古有碎首諫者卿能之乎對曰君不從諫則臣碎首今陛下從諫如流臣何敢掠美　又曰龐籍莊敏入為殿中侍御史中丞孔道輔謂人曰今之御史多承望要人風旨陰為之用獨

龐公天子御史耳　言行錄曰趙抃除殿中侍御史先是呂溱出守徐蔡襄守泉吳奎守壽韓絳守河陽歐陽修乞蔡賈黯乞荊南抃上言近日正人如修輩無幾今皆欲請郡者以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衆矣修等由此不去一時名臣賴之以安　又曰河東關漕使章郇公言文彥博有名稱呂許公曰可召來面詢之召至堂上許公不交一言但睥睨而已及退許公歎曰此大有福人何所任用不可遂自殿中侍御史差委不十年出將入相　東都事略曰呂誨為殿中侍御史彈劾無所避公主夜扣禁門劾奏公主閹宦者竄逐之彈樞密使宋

庠不稱其瞻之望陳升之爲樞密副使誨與唐介趙抃
論升之交結中人不可大用章十八上辛與升之俱罷
宋實録曰治平二年以范純仁爲殿中侍御史呂大
防爲監察御史裏行近制御史有闕則命翰林學士御
史中丞選舉二人上自擇取一人爲之至是闕兩員舉
者未上内出純仁大防姓名而命之　言行録曰傅堯
俞英宗即位遷殿中侍御史皇太后同聽政上疾平堯
俞上疏請太后還政未聽頗聞内侍任守忠有慙語堯
俞又上疏太后遂還政而逐守忠等　東都事略曰蔣
之奇英宗立爲殿中侍御史獻謹始五事一曰進忠賢

二曰退奸邪三曰納諫爭四曰遠近習五曰閹女謁
系年録曰殿中侍御史常同爲御史不數月劾罷監司
之不才者二十有三人中外聳然　宋會要曰慶曆五
年殿中侍御史梅摯監察御史李京並爲言事御史唐
制御史不專言職故天禧中始置言事御史六員其後
久不除至是始除之　系年録曰紹興三十一年杜莘
老爲殿中侍御史入見上曰知卿不畏彊禦故有此授
自是用卿矣　楊誠齋集曰紹興末金人謀入寇宦官
張去僞陰沮戰議且請避狄陳俊卿爲殿中侍御史請
斬之上愕然曰公仁者之勇

殿中侍御史三

增 蹈道依仁　嫉邪忽佞　出入柱外　供奉墀下　均御史職　綴供奉班　辛辣不患　糾劾爲能　鐵面御史　骨鯁殿院

御史宗城潘好禮著論稱有功蹈道依仁固守誠節不以責賤死生易其操履又曰唐崔沔除殿中侍御史佞邪忽爲已任宰相時以雍州司士卓絢爲殿中侍御史或疑非禮儀曰此野人語耳御史供奉赤墀下接武夔龍筮羽鴻鷺豈雍州判佐比乎

五代會要唐天成二年御史臺奏曰每遇入閣日欲依常朝例差殿中侍御史二員押鐘鼓樓位各綴供奉官班出入所冀共爲糾察從之

職林

唐法殿中侍御史遷拜及職事與侍御史均

苗殿中爲蘭蓀亦曰牛糞雖辛辣而不爲患臭集裴廸制曰貞觀中張行成爲殿中侍御史糾劾巡察時以貢言忠本爲能

東坡集曰趙抃爲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倖京師

號爲鐵面御史中興系年錄曰杜莘老爲殿中侍御史極言無隱取衆所指如王繼先張去僞輩悉擊去之及罷去朝士祖道都門以詩文稱述者百餘人都人至今以爲美談雖宿衛武夫府寺賤隸誦說前朝骨鯁敢言之臣必曰

殿中侍御史四

增 左雍以能擢　事補事才　見惡能討　無枉

周曰左雍起於辟吏武帝以爲能擢爲殿中侍御史

孫綝習

山公啓事曰中書屬爾事令史孫綝限滿久習內事才宜殿中侍御史

治獄

唐崔仁師本傳曰仁師定州人貞觀中爲殿中侍御史臺中語曰見惡能討宋游道爲殿中侍御史須空補之不審可否詔曰可有司補支黨繫獄詔仁師按

覆止坐其黜惡十餘人他悉原縱大理少卿孫伏伽曰足下平反者多恐人情貪生見其徒侶得免未肯甘心奈何仁師曰治獄主仁恕豈有知枉不申爲身謀哉及勑使覆訊諸囚皆叩頭曰崔公仁恕無枉請速就死無一人異辭者

大政與議

張行成傳曰行成爲殿中侍御史糾察嚴正常侍宴太宗語山東及關中人意有同異行成曰天子四海爲家不容以東西爲限是示人以隘矣帝稱善自是有大政事令與議焉

起家即眞

通典曰武后時諸張諂宰相魏元忠太后怒下元忠獄蘇安恒等上疏極言竟貶元忠高要尉殿中侍御史

申理元忠

宋璟傳曰魏公幸已得全今子復有起家爲之而即眞者王晙復奏申理元忠宋璟曰魏公以忠獲罪晙爲義所激顚沛無恨

呈身御史

宋會要曰皇祐中詔中丞孫抃舉御史抃薦吳中復或曰公平生不識中人呈身御史抃曰昔人恥爲呈身御史今我豈求識面臺官遂除殿中侍御史

殿中侍御史五

增制 唐蘇頲行鄭溥殿中侍御史制曰志蘊公忠才兼學行守文法以明練循憲章以清直神羊共觸常聞避馬之雄夕烏明飛俾叶遷鶯之舉 賈至行敬昭道殿中侍御史制曰見素爲質懷清守道學以潤身文能比事自乘驄曉謁繫隼秋飛或出稟王綸或入持天憲傳使者之命往則有功按罪人之贓居而不撓因其績用採以聲華宜叶歲遷允符時議

增狀 宋洪咨夔辭免殿中侍御史狀曰竊惟柱後惠文之官尤重殿中執法之選職修明於國是用整肅於朝綱如某者誤蒙薦拔濫廁糾繩方包不稱之羞忽冒非

常之擢周旋烏府供奉赤墀純仁之內出姓名固擅圖於美報唐介之願解言職正恐負於隆知欲望朝廷特賜敷奏光摩日月別求夔龍接武之英威厲風霜庶折豺狼當道之氣

【擅啓】宋洪平齋賀徐殿院啓曰顯膺宸綍榮副臺端宣正殿之衣冠風重抨彈之寄觀象門之步武益尊糾察之權朝廷以清天下之慶某官南州碩望東魯鉅儒一唱音遺豁如黃鐘大呂之奏萬仞辟立聳然孤峰絕岸之風國人同辭而曰賢天子一見而恨晚既堂堂哉鴈於烏府爰進進遒鵾於赤墀露劾滋多霜威增凜鐵面御史之氣象今復見焉魚頭參政之勳名斯在下矣某寄身憲節拭目恩綸鵰鶚之在秋天喜有順風之便燕雀之賀廈屋知無凌雨之虞　劉後村賀謝殿院啓曰出綍楓宸提綱柏府古者國有拂士莫如諫爭之臣故事臺無長官尤重雜端之任贊書初下輿望翕歸自昔明目達聰之朝必用犯顏敢諫之士有希文永叔實開天聖慶曆之太平無元城了翁誰為元祐建中之命脈某宮頃戮鷹角親將虎鬚舉扇障元規之塵安能涴我裂麻阻延齡之相不亦壯哉貴瑞咸憚於淳夫掖庭知有於質肅皆謂霜稜之勁宜居風憲之雄觀三院之壁

題姓名可考由中司而柄任典故則然

監察侍御史一

原杜氏通典曰監察侍御史隋置也初秦以御史監理諸郡謂之監察御史漢初罷其名至晉太元中始置檢校御史以吳混之為之掌行馬外事晉志曰古司隸知行馬外事晉過江罷司隸官故置檢校御史專掌行馬外事亦蘭臺之職及有禁防御史宋齊以來無聞後魏太和末亦置此官宿直外臺不得入宿內省北齊檢校御史十二人後周司憲旅下士八人蓋亦其職隋開皇二年改檢校御史為監察御史凡十二人煬帝增置十六員掌出使檢校唐監察御史十員初有四員貞觀二十二年加二員顯慶中加二員開元中加二員裏行五員掌內外糾察并監祭祀及監諸軍出使等監察御史職知朝堂正門無籍非因奏事不得入至殿庭在西鳳闕南待殿中侍御史以上從觀象門出若從天降至開元七年三月勅並令隨仗入閣隋末亦遣御史監軍垂拱三年十一月鳳閣侍郎韋方質奏言舊制有御史監軍今未差遣恐虧失節度武后曰將使裁之如聞比來御史監軍乃有控制軍中大小之事皆須承稟非所以委專征也以畀制尊理便不可不許罪人當答於朝者亦監之分為左右巡糾察違失禮義敘五淫昏猥戾論益五罪合同州刺史萬歲通天元年五月監察御史紀履忠劾奏刺史中丞來俊臣犯狀有五一專擅國權二謀害忠善三贓賄貪濁四失令緒遂良抑買宅地遂良賤鬻五淫昏猥戾論益五罪合至萬誅請下獄理罪長安四年三月監察御史蕭至

忠彈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蘇味道贓污貶官御史大夫李承嘉常名諸御史責之曰近日彈事不容大夫禮乎衆不敢對至忠進曰故事臺中無長官御史君目比肩事主得各自彈事不相關白若先白大夫而許彈事如彈大夫不知白以承天朱雀街爲界每月一誰也承嘉默然憚其剛正

代將晦即巡刑部大理東西徒坊金吾及縣獄若蒐狩則監圍察斷絶失禽者量宜劾奏景龍三年監察御史崔琬彈奏宰相宗楚客紀處納等驕恣跋扈請收劾之舊制大臣有被御史彈者皆俯僂趨出侍罪朝堂今楚客等瞋目作色稱以忠鯁被誣中宗令琬與楚客等約和事天子開元初革以殿中掌左右巡監察或權掌之非本任也職務繁雜百司畏懼其兄弟時人竊號爲和事天子

選拜多自京畿縣尉京畿即赤縣也又有監察御史裏行者太宗置自馬周始焉始馬周以布衣有詔令於監察御史裏行遂以爲名後高宗時王本立自

忻州定襄縣即爲之凡裏行受俸於本官多復本官者自王大賓後罷本官俸方有即眞者　武后時復員外監察試監察或有起家爲之而即眞者又有臺使八人俸亦於本官請餘同監察時人呼爲六相史部式其試及裏行其員數各居正官之半唯俸祿有差職事與正同

唐六典云監察御史掌分察百僚巡按州縣獄訟軍戎祭祀營作太府出納皆莅焉知朝堂左右廂及百司綱目凡十道巡按以判

增文獻通考曰唐監察御史後增至十五人正八品下

官二人爲佐務繁則有支使其一察官人善惡其二察戶口流散籍帳隱沒不均其三察農桑不勤倉庫減耗其四察妖猾盜賊不事生業爲私蠹害其五察德行孝弟茂才異數藏器晦跡應時用者其六察點吏豪宗兼并縱暴貧弱冤苦不能自申者凡戰伐大克獲則數俘馘審功賞然後奏之屯田鑄錢嶺南黔府選補亦視功過糾察決囚徒則與中書舍人金吾將軍莅之國忌齋則與殿中侍御史分察尚書省六司縣下第視不如儀者以聞初開元中蕭嵩傳驛至二十五年以監察御史檢校兩京館驛大曆十四年兩京以御史一人知驛號館驛使監察御史分察尚書省六司縣下第一人爲始出使亦然興元元年以第一人察吏部禮部兼監察使第二人察兵部工部蕭館驛使第三人察戶部刑部歲終議殿最元和中以新人不出使無以觀能否乃命顓察尚書省號曰六察官開元十九年以監察御史二人莅太倉左藏庫三院御史皆初領繁劇外府推事其後以殿中侍御史十一人爲監太倉使第二人爲監左藏庫使凡諸使下三院御史多出外任風憲之職以他臺監察御史之上宋初御史三院御史內供奉其班居正官領之太平興國三年詔本司自薦屬官俾正名舉職

天禧元年詔別置御史六員不兼他職月須一員奏事專任彈舉有急務聽非時入對以殿中丞劉平爲監察御史用新詔也嘉祐四年中丞韓絳請置裏行從之熙寧三年除秀州軍事推官李定權監察御史裏行用選人爲御史自定始也宋敏求繳詞頭云去歲驟用京官今又纂職官便昇朝著峻處糾繩之地臣恐未厭衆議五年詔祕書殿中內侍省不隸六察如有違慢委言事御史彈奏七年大正官名以言事官爲殿中侍御史六察官爲監察御史掌吏戶禮兵刑工之事在京百司而察其謬誤八年詔監察御史兼言事殿中侍御史兼察

事徽宗時辟雍大成府等學太官局翰林儀鸞司東西上閤門客省引進四方館皆不隸臺察崇寧間大臣欲其便已而南臺御史亦有不言事者自大觀臣僚申請而殿中六尚辟雍大成府等學太官局翰林儀鸞司皆隸六察自余應求有言而東西上閤門客省引進四方館復隸御史自胡舜陟申請而本臺始增入御史言事之文乾道二年詔自今非曾經兩任縣令不得除監察御史著爲條令慶元二年侍御史黃黼言御史臺有三院其一爲監察御史高宗時常置六員孝宗常置三員今分察之任止二人乞增置一員從之以後常置二員

容齋洪氏隨筆曰唐元和中御史中丞王播奏監察御史舊例在任二十五月轉准具員不加今請仍舊其殿中侍御史舊十二月轉具員加至十八月今請減至十月五月侍御史舊十月轉加至十三月今請減至十二月從之案唐世臺官雖職在抨彈然進退從違皆出宰相不若今之維緊觀其遷序定限可知矣國朝未改官制任監察滿四年而轉殿中又四年轉侍御又四年解臺職始轉司封員外郎元豐五年以後升沉迥別矣

續文獻通考曰金選監察御史臺奏其能否仍視其所察公進呈以聽制侯任滿御史臺奏其能才能者疏名事具書于解由以送尚書省如所察事皆無謬戾爲稱則有陞擢庸常者臨期取旨不稱者降除任未滿者不許改除大定二十七年前常令六十以上者爲之後臺官以年老者多廢事爲言乃勑尚書於省六品七品內取六十以下廉幹者備選二十九年令臺官得自辟舉明昌三年復命尚書省擬注每一缺則具三人或五人之名取旨授之貞祐元年減定監察御史爲十二員興定四年減四員五年勑監察御史所彈事同列不得與聞著爲令御史秩正七品司耳目之寄任刺舉之事元世祖時立御史臺以姚天福爲監察御史每廷折權臣上嘉其直賜名巴兒恩謂其不畏強禦猶虎也仍厚賜以旌之天福曰臣職居糾彈惟尸祿是懼敢貪厚賞以重臣罪乎時置二大夫綱紀無統天福言於上曰古稱一蛇九尾首動尾隨一蛇二首不能寸進今臺綱不振有二首之患不

急拯之久將不可理矣上名玉昔帖木兒字羅諭之字羅以年幼自劾明制詳總載

監察侍御史二

唐書曰李素立武德初爲監察御史時有犯法不至死者高祖特令殺之素立諫曰三尺之法與天下共之法一動搖則人無所措手足陛下甫創鴻業遐荒尚阻奈何輕毀之下便棄刑書臣忝法司不敢奉旨高祖從之

馬周傳曰周客郎將常何家爲何條二十餘事皆當世切務太宗怪問何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教臣言之客忠孝人也帝即名之未至遣使四輩趣之及見與語帝大悅拜監察御史上言比來樂工圉人超授官爵嗚玉曳履與士君子比肩臣竊恥之帝善其言　孔帖曰魏元忠遷監察御史帝常從容問外以朕爲何如主對曰周成康漢文景也然則有遺恨乎曰有之王義方一世豪英而死草萊議者以陛下不能用賢帝曰我適用之聞其死顧已無及元忠曰劉藏器行副于才陛下所知今七十爲尚書郎徒歎彼而又棄此帝默然慙

分紀李善感爲監察御史裏行永淳初造奉天宮於嵩陽縣又於藍田造萬全宮善感極諫時人以此稱之

陸元方傳曰元方爲監察御史則天使安輯嶺外將

涉海風濤甚狂舟人不敢舉帆元方曰我受命無私神豈害我遽命濟而風息　職林曰姚崇用齊澣為監察御史彈劾違犯先於風教當時以為稱職　孔帖曰孔禎歷監察御史門無賓謁時稱其介　又曰李華遷監察御史宰相楊國忠支娅所在橫猾華出使劾按不撓州縣肅然　又曰韓琬拜監察御史先天中賦絹非時人多徙亡琬曰御史乃耳目官知而不言尚何賴移檄罷督乃聞詔可　通鑑曰元宗有胡人言市舶利上命監察御史楊範臣往求之範臣奏曰御史天子耳目之官必有軍國大事臣雖冒觸炎瘴死不敢辭此特胡人眩惑求媚無益聖德上慰諭而罷　唐書李勉拜監察御史屬朝廷右武勳臣恃寵多不知禮大將軍管崇嗣於行在朝堂背闕而坐勉劾之肅宗歎曰吾有李勉始知朝廷尊矣　孔帖曰張建封馬燧表擢監察御史軍中事多所諏訪即表其能於朝楊炎將任以要職盧杞不喜出為岳州刺史　徐晦楊憑得罪獨晦至藍田慰餞李夷簡擢為監察御史　冊府元龜曰張著為監察御史寇鷹冠彈京兆尹蕭復御史中丞嚴郢於紫宸殿帝即位之初侍御史朱敖請復制朱衣鷹冠於內廊有犯者御史服以彈帝許之又令御史得專彈舉不復關白

於中丞大夫至是著首行乃削郢御史中丞而著特賜緋魚袋　韋表微傳曰表微擢進士授監察御史不樂曰爵祿譬滋味也人皆欲之吾年五十拭鏡撚白冒遊少年間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味也將爲松菊主人不媿陶淵明云　元稹傳曰稹拜監察御史按獄東川因劾奏節度使嚴礪違詔擅賦凡十餘事　劇談録曰河南伊闕縣前每僚佐有入臺者即水中灘出石礫金砂清徹可愛牛僧孺爲尉一日報灘出縣僚共觀之有老吏曰此必分司御史若是西臺常是一雙鸂鶒僧孺因舉杯祝曰既成有灘何惜鸂鶒言訖一雙鸂鶒飛下灘中

不旬日僧孺拜察院分紀曰楊虞卿爲監察穆宗初立多逸游荒恣上疏切諫帝令宣付宰臣云虞卿所上議切諫可覽宰臣令狐楚等因以納諫爲賀　宋程伊川禦程顥行狀曰顥權監察御史裏行前後進說甚多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才爲先常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爲卿戒之　東都事略曰張戩名爲監察御史裏行每進對必陳古道引大體不舉苛細論王安石變法非是乞罷條例司及追還常平使者劉元城集曰劉摯除監察御史欣然就職語家人曰趣裝無爲安居計未及陛對首上疏論事　言行録曰

傅堯俞爲監察御史裏行朱晦子潁士以內降監汝口鎮而都水監復薦之堯俞言密院既不治潁士求內降罪而都水又安知其可用而舉之上下相結迭爲阿徇其盜名器將不但一汝口而已乃罷潁士權倖憚焉

詩會小傳曰元王紓至元中拜監察御史請建皇儲及修史事轉御史臺都御史出賑河間饑民均覈有方全活甚衆　又曰李元禮元貞初拜監察御史彈劾無所回撓有旨建五臺山佛寺皇太后將臨幸元禮上疏言其不可行者有五不忽木以國語譯而讀之抗言曰他御史懼不肯言唯一御史敢言誠可賞也以章上聞帝

沉思良久曰御史之言是也　又曰馬祖常拜監察御史直聲震一時會帖木迭兒專政祖常率同列劾其十罪仁宗黜之姦臣復相左遷開平縣尹　又曰許有壬轉江西行臺御史劾貪除暴部內肅然拜監察御史

元史列傳曰魏初拜監察御史帝宴羣臣於上都行宮有不能醻大卮者免其冠服初上疏曰臣聞君猶天也臣猶地也尊卑之禮不可不肅昨聞錫宴大臣威儀勿謹非所以尊朝廷正上下也疏入帝欣納之仍諭侍臣曰自今毋復爲此舉　又曰貢師泰泰定四年釋褐除紹興路總管府推官考滿入翰林歷待制拜監察御史

自世祖以後省臺之職南人斥不用及是始復舊制南士復得居省臺自師泰始時論以爲得人　又曰趙師魯泰定中拜監察御史時大禮未舉師魯言天子親祠郊廟所以通精誠遵福鞏生烝民阜萬物百王不易之禮也宜鑒成憲講求故事對越以格純嘏帝嘉納焉　又曰余闕轉中書刑部主事與當路議不合拂衣竟歸復召拜監察御史知無不言言多峭直無忌或勸之稍遜以避禍闕弗荅　吾學編曰尹昌隆洪武中改監察御史建文即位初朝晏昌隆諫曰太祖高皇帝雞鳴而起昧爽而朝陛下嗣守大業固宜追繩祖武今乃溺于晏安臣恐非社稷福也帝曰昌隆言中朕過禮部可頒示天下使人知朕過　又曰曾鳳韶廬陵人建文初爲監察御史會藩王入覲馳皇道入且不拜鳳韶侍班言殿上宜展君臣之禮宮中乃敘叔姪之倫由皇道不拜大不敬帝以至親勿問　牟倫傳曰牟倫敘州青城人永樂中任監察御史以直諫謫戍甘肅有留別京師諸友詩　明詩小傳曰鄒亮少善爲文援筆無停思輕俠無行常薄游爲人所擊周文襄愛其才訓誡之乃折節好學爲名儒正統初用郡守況鍾薦擢爲監察御史明名臣記曰于謙宣德元年授山西道御史從討漢庶

人庶人就縛帝命謙數庶人罪辭嚴義正庶人流汗伏地帝喜師還賞謙屬意且大用謙　又曰韓雍吳人正統進士為監察御史奉命録囚碭山學教諭責膳夫祝磨兒磨兒父令逸去告教諭殺磨兒棄其尸他御史坐教諭死以尸不得故輒稱冤會黃河旁有尸支解者磨兒父執兒尸也教諭竟誣伏雍疑不決遣人蹤跡獲磨兒教諭得釋　姚綬傳曰綬天順中拜監察御史成化初出知永寧府解官歸作滄江虹月之舟游泛吳越間作室曰丹丘自稱丹丘先生　名臣記曰許進字季升靈寶人成化進士除監察御史道士以黃白術干湖廣李總兵不遂誣總兵反汪直欲為己功逮李百口至京煅成獄下法司讞進發道士奸即日磔道士於市　熊卓傳曰卓弘治中拜監察御史值雷震養鷹坊疏陳時事帝嘉納之劉瑾之亂大臣科道同日勒令致仕四十八人以其名榜示天下卓其一也

監察侍御史三

增 蘭臺　松廳上詳通典他名會昌初監察御史鄭路所葺禮察廳謂之松廳南有古松察主朝官名籍謂之朝簿聽也史分察百僚巡按郡縣糾察御史臺六員監察謂之分察使　分察　兼巡察六典曰監察御史掌詠竹　裂麻劇談録曰唐呂太一拜監察御史裏行自負才華而不即眞因詠院中叢竹以寄意

曰濯堂軒竹青青耐歲寒心貞徒見賞籜小未成竿
宋鞫詠傳詠爲監察御史言錢惟演交結丁謂不赴
亳州意圖入相謂人曰若相惟演當取麻制裂之

論權嬖　劾奸邪　唐裴度遷

傳度遷望者有五言行錄曰彭汝礪權監察御史裏行汝礪
在言職非唐虞三代不論初對上十事陳得失利病多
人所難

整肅朝儀　疏論宮市　上詳前韓愈傳愈德宗

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

決獄乃雨　受命息風　德宗實錄

爲監察御史五原有冤獄久不決眞卿決乃雨人呼爲御史雨下詳監

商隱雪冤　上詳監察二山堂肆考

唐李商隱擢監察御史

睦州刺史馬昭泰性驚刻人憚其強嘗誣繫制獄令李

師旦二百餘家爲妖蠱有詔御史覆驗皆稱病不肯往

商隱曰善良方蒙枉不爲申理可乎因請行果雪其冤

舉弟自代　與兄並居

唐列傳韋貫之始爲監察御史舉其弟繟自代及爲左補闕繟代爲侍御史貫之又楊收與兄假並遺直之子假

氣節　桑懌志行　磊

入爲監察御史收自浙西觀察判官入爲監察御史當世榮之亦自西川入爲監察御史編衣始拜明

貴斂手　陳子昂集受憲　監察御史裏貴由是斂手

筆升朝臺閣以之生風臺貴由是斂手

睦州刺史馬昭泰性驚刻人憚其強嘗誣繫制獄令李　平仲

山堂肆考曰唐殿平仲爲監察御史

商隱雪冤　上詳監察二

唐李商隱擢監察御史

氣節　桑懌志行　磊

以太常丞桑懌志行朝廷聞其磊落有氣節遷爲監察御史

時弊　上詳監察四　疏極陳時事之弊以爲不絕害源百姓無由樂生

事略曰王巖叟名爲監察御史上

爭論新法　極陳不屏羣邪太平終是難致

其名而面命之

疏忤安石　奏劾李珣　顗

山堂肆考曰錢衢州監稅顗將出臺於坐上大罵同時御史孫昌齡謂其奴事安石求爲美官遂拂衣上馬鐵忤肝霜風捲地不知寒之句世因號鐵肝御史

元城集劉庠除監察御史裏行時禁銷金李珣先犯令庠言法行自貴近始遂劾之英宗曰朕豈私一李珣耶珣乃仁宗外家若行之天下謂朕何賜緋魚袋辭玉璽文上詳監察元楊

桓傳至元末桓拜監察御史有得玉璽於木華黎曹孫碩德家者桓辭讓其文曰此歷代傳國璽也亡之久矣今皇太孫龍飛而璽復出其彰瑞應於今日乎成帝即位疏上時務二十一事帝嘉納之諫幸佛

寺奏罷燈山上詳監察二

趙師魯傳師魯拜監察元夕令出禁中命有司張燈山上師魯以為棄師魯上言觀燈事雖微而縱耳目之欲則上累日月之明疏聞遽命罷之賜酒一尊以嘉忠白

嚴明不苛勁直有才

吾學編曰明軒輊陞監察御史正統元年與御史十六人出清理軍政清修苦節嚴明不苛人畏服之又曰魏冕建文時為監察御史勁直有才名靖難兵至有約開門者冕率同僚十八人即戮前一人幾斃之會轝朝冕及鄒瑾大呼請速加誅臣等義不與此賊同生不聽靖難後自盡法官請追罪夷其族

監察侍御史四

增判滯獄山堂肆考曰唐李程為藍田尉有治獄十年不決程單言輒判京兆以狀聞拜監察御史

可使推捕又曰唐李義琛歷監察御史貞觀中文成公主貢金遇盜於岐州主名不立太宗以此人神情爽拔可使推捕義琛往數日獲盜帝喜為加七階夜加二階

羣御史至日義琛曰此唐史曰韓思彥為監察御史時號四絕其肉飲其血絕其食其肉飲其血絕其食其肉飲其血絕其食

用宋程明道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明道從容咨訪比二三見遂期以大用每將退必曰頻求對來欲常相見耳

歎爲得體劉述之序程明道爲御史裏行神宗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沽直名則不能神宗歎賞以爲得御史體名對問所以爲御史對曰使臣掇拾臣下短長以

張戩狂直

淵源錄曰張戩字天祺除監察御史爭新法章數十上最後言今大惡未去橫斂未除不止之司尚存無名之使方擾又詣申書爭之王安石以扇掩面而笑戩曰戩之狂直宜爲參政所笑天下之人笑參政亦不少矣

開口椒

徽歌裏行及試員外爲合口椒毒

分僚百

職官志監察御史從七品掌吏戶禮兵刑工之事分察百司而察其謬誤凡察事小事則舉正大事則糾劾籍記其多寡當否歲終條具殿最以詔黜陟

分隸六察

會要乾道八年宰執進呈御史臺事分隸六察虞允文奏曰祖宗時監察御史却許言事上既分隸六察可許隨事彈奏自此臺綱肅清矣

戮力戎事

吾學編曰明道從容咨訪比二三見遂期以大用每將退必曰頻求對來欲御史裏行神宗素知明道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明道從容咨訪比二三見遂期以大用每將退必曰頻求對來欲常相見耳

歎爲得體劉述之序程明道爲御史裏行神宗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沽直名則不能神宗歎賞以爲得御史體

張戩狂直

淵源錄曰張戩字天祺除監察御史爭新法章數十上最後言今大惡未去橫斂未除不止之司尚存無名之使方擾又詣申書爭之王安石以扇掩面而笑戩曰戩之狂直宜爲參政所笑天下之人笑參政亦不少矣

開口椒

徽歌裏行及試員外爲合口椒毒

分僚百

職官志監察御史從七品掌吏戶禮兵刑工之事分察百司而察其謬誤凡察事小事則舉正大事則糾劾籍記其多寡當否歲終條具殿最以詔黜陟

分隸六察

會要乾道八年宰執進呈御史臺事分隸六察虞允文奏曰祖宗時監察御史却許言事上既分隸六察可許隨事彈奏自此臺綱肅清矣

戮力戎事

吾學編曰明道從容咨訪比二三見遂期以大用每將退必曰頻求對來欲御史諸所論奏皆國家機要當上心建文時尤戮力戎事相與激發忠義靖難後帝名朝朝服喪服入見大哭語又不遜遂族滅

有志節

監察御史有志節效忠本朝者時又曰董鏞建文時爲監察御史將校懷貳不力戰輒露章劾之時會鏞所擯不負此心將校懷貳不力戰輒露章劾之

才識宏博

人曰李秉字執中正統元年進士爲監察御史才識宏博議論持正已負公輔之望

監察侍御史五

詩唐韓愈赴江陵途中寄贈詩曰適當除御史誠當得言秋拜疏移閤門爲忠寧自謀上陳人疾苦無令絶其喉下陳畿甸內根本理宜優

宋王安石送沈興宗察院出湖南詩曰諫書平日皂囊中朝路爭看一馬驄漢節既曾衝海霧楚帆聊復借湖風皇華命使今爲重直道酬君遠亦同投老承明無補助得爲湘守即隨公

增制唐蘇頲行鄭縣監察御史制曰心堅而靜體密而和文章挾發學思該敏諫臣讜議久別瑤墀御史直繩宜遷石室　孫逖行蔣冽等監察御史制曰修身有裕從事惟明標麗則於文場効公清於吏道方期遠致必藉兼才宜膺外楚之求俾叶持繩之寄　常袞行崔炎監察御史制曰慎學潤身工文飭吏錯薪刈楚竹箭有筠莅事咸許於密生遺風尚傳於絳老公才可擢朝聽用彰宜甄避蝗之美式踐栖烏之列　崔嘏行蕭鄴李元監察御史制曰御史府居朝廷之中傑出他署蓋以圭表百吏糾繩四方故選其屬者必在堅明勁峭臨事而不撓不獨取謹厚温文修整咨度而已爾等皆以詞華升於俊秀從事賢侯之府馳聲館閣之中籌畫居多操持甚固是宜持此霜簡峻其風標使避馬之謡不獨美於桓典埋輪之志無所媿於張綱勉服寵榮無忘職業

增啓宋貞德秀賀盛察院啓曰誕頒芝檢分糾柏臺言路置六察官實司公道之脈聖朝用一正士可立太平之基漢詔風馳周行霜凜某官英姿挺特素節高嚴卓爾不羣行庶幾乎大雅睟然見面望而知爲吉人自登百辟之聯浸結九宸之眷容臺禮樂甫參議論之官憲

府紀綱亟任抨彈之寄方將龜鏡國家之治亂涇渭天下之是非爲正論之指南斥憸朋於有北坐令海內如慶曆嘉祐之隆平肯使吳中獨敬輿希文之專美　楊誠齋賀金察院啓曰光被宸恩擢司風憲雷行鳳檢方進登天下之正人霜肅烏臺俾盡吐胷中之素蘊某官高文作古雅望鎮浮政所去而見思材無施而不可頃自流錢之府往儀振鷺之羣子衿青青士有文武兼資之略王臣蹇蹇帝思風節不撓之英遂承渥於楓宸俾察廉於柏寺邪朋屏迹雪見晛而自消善類寧居虎在山而不採顧念雖資於彈劾亦難久屈於回翔風采凜然今已杜羣枉之門而開衆正之路鈞衡近止行當建萬世之策而舉二代之隆

蘭臺令史

冠一梁　秩第九

漢書百官表曰蘭臺置令史十八人朝服進賢一梁冠秩第九與御史共治所典平處事別掌錄上事文章者也才能通今古時有神筆給筆劄作神爵鸞鳳詔令除蘭臺令史景伯作頌華嶠漢書曰賈逵字景伯有贍敏辯智文章贊達薦光有神如揚雄之宗小有文章贊達薦光有神如揚雄之風拜蘭臺令史與劉珍等共撰漢記魏文帝典論曰李尤字伯仁敦宮殿上名見書曰武仲以能文與班固同與弟班固作本紀續漢書曰固

御史主簿一

杜氏通典曰漢有御史主簿張忠爲御史大夫屬晉以來無聞至隋大業三年御史臺始置主簿二人隋兼置録事員二人唐置一員掌付事勾稽省署抄目監印給紙筆其俸禄與殿中御史同武德末杜淹爲大夫以吏部主事林懷信爲之貞觀中自張弘濟爲此官之後遂爲美職管轄臺中雜務公廨廚庫檢督令史奴婢配熬散官職事每食則執黄卷書其譴罰録事以下小考曰宋御史臺置推直官二人專治獄事凡推直有四推一推殿二推主簿一人掌受事文獻通推一臺二推臺二推殿二發辰勾檢稽失兼簿書錢穀之事元豐官制行定員分

職裏行推直悉罷檢法官掌檢詳法律元祐三年改爲董敦逸奏復置主簿掌勾稽簿書各一人紹興初詔檢法主簿主簿紹聖三年特令殿中侍御史奏辟紹熙中侍御史林大中以論事不合去所奏辟檢法官李謙主簿彭龜年亦乞同罷嘉定元年劉渠除檢法官范之柔除主簿以後二職皆闕

御史主簿二

在北槐入選門唐職林曰憑臺之禮雜端在南槐主簿在北槐五代會要曰後唐天成四年勅諸道賓從即隨府罷臺主簿既爲正官入選門顯自勅恩須終考限朱頴宜仍舊點檢文字鈞考簿書續會主簿一員點檢六案文字元祐元年入理寺方斷刑案閣庫安主簿主管下詳通典元豐官制行定員分隸殿中

御史主簿三

增 訟身 孫寶錄曰西漢孫寶張忠署爲主簿寶徙入舍俗不爲主簿子既爲之徙舍甚恱何也寶曰高士不爲主簿而大夫君以寶爲可道不可訟身訟何傷日不忠聞之甚愧上書薦寶經明質直可備近臣

屬 唐高元裕述古紀綱地官屬須選許中丞本臺有主簿兼檢法官二員乞復置分治職事詔置主簿檢法官一員

分治職事 會要曰元豐六年九月中丞黃履言本臺主簿檢法官係分掌班籍參預定刑所領職事與他司不同又曰中丞

分掌班籍

諸卿總載一

原 杜氏通典曰夏制九卿記曰夏后氏官百天子有三公九卿也亦有六卿殷周皆殷亦九卿伊尹曰三公調陰陽九卿通寒暑周之九卿即少師少傅少保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三代諸卿雖名號不同然其官職相淵與周漢以太常光祿勳衛尉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謂之九寺大卿後漢九卿而分屬三司太常光祿勳屬司三卿並太尉所部太僕廷尉大鴻臚三卿並司徒所部宗正大司農少府三卿並司空所部多進爲三公各有署曹掾史隨事爲員九卿有疾使者臨

問加賜錢布尚書令陳忠常欲褒崇大臣故奏建此禮魏九卿與漢同九卿名數異漢晉以太常等九卿即漢九卿無將作大匠太后三卿大長秋皆為列卿各置丞功曹主簿五官等員太康四年增九卿禮秩元帝以賀循為太常而散騎常侍如故循舊不加官唯拜太常而已宋齊及梁初皆因舊制宋卿尹皆銀章青綬進賢兩梁冠九卿皆文冠乃進賢兩梁冠非舊也梁武帝天監七年以太常卿加置宗正卿以大司農為司農卿三卿是為春卿加置太府卿以少府為少府卿加置太僕卿三卿是為夏卿以衛尉為衛尉卿廷尉為廷尉卿將作大匠為大匠卿三卿是為秋卿以光祿勳為光祿卿大鴻臚為鴻臚卿都水使者為大舟卿三卿是為冬卿凡十二卿皆置丞及功曹主簿後魏又以太常光祿勳衛尉謂之三卿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為六卿各有少卿太和十五年初置少卿丞各一人各有功曹五官掌北齊以太常光祿衛尉宗正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是為九寺晉荀勗有三府九寺可并於尚書後魏亦勗曰九寺可并於尚書後魏亦與名不連官號其官寺連稱自北齊始也置卿少卿丞各一人各有功曹五官主簿錄事等員隋九寺與北齊同自昔三代以上分至秦及漢雖事不師古猶制度未繁後漢有三公九卿比同百官而尚書之任又益重矣魏晉以降職制日增後周依周禮制六官而年代短促人情相習已久不能革其視聽職司北齊之制官職重設庶務煩滯故隋氏復廢六官多依北齊之制官職重設庶務煩滯故隋氏復廢六官多依北加六尚書似周之六卿又更別立寺監則戶部與太府分地官司徒職事禮部與太常分春官宗伯職事刑部設官部

與大理分掌官司寇職事工部與將作分掌官司空職事其餘百司之任多類於斯欲求理要實在簡省煬帝降光祿以下八寺卿階品於太常而少卿各加置二人始開皇中諸司署唯典掌受納至煬帝署令為判首取二卿同判丞唯知檢勾令闕丞判唐九寺與北齊同卿各一人少卿各二人丞以下有差龍朔二年改九寺之名凡卿皆加正若太常卿為奉常正卿他皆如此後各復舊

初學記曰案釋名云卿慶也言萬物皆慶賴之也又卿章也言貴盛章著也案古者天子諸侯皆名執政大臣曰正卿自周以來始有三公九卿之號大率九卿多秦漢官也漢世雖號九卿其官無卿字至梁始加卿字其後並因之梁又象四時置十二卿陳氏因之後魏依南齊以前置九卿又各加少卿焉北齊隋因之歷代九卿廢置不同自漢以來皆數少府北齊及隋則不數後漢省繪副東晉及宋齊省太僕齊宋以前無太府

增 文獻通考曰宋初雖有九卿皆以為命官之品秩而無職事元豐正名始有職掌中興併省冗職除太常寺大理寺不罷外宗正以太常兼而衛尉太僕併兵部太府司農併戶部光祿鴻臚併禮部紹興復置宗正太府司農餘遂廢

諸卿總載一

原 法河 括海春秋漢合葬曰三公象五嶽九卿法河海二十七大夫法山陵謝承後漢書曰李淑諫更始曰大三公小應垣宿九卿下括河海 龜鈕 犀印 漢官儀曰卿秩中二千石

考武皇帝元狩二年令通官印方寸大小官印五分王公侯金印龜鈕司馬彪漢書曰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銅印墨綬漢官儀曰衣裳公侯華蟲卿大夫藻衣又曰卿以下有騅尾又曰秩中二千石綬青地桃花三彩綬扇朱轓續漢書曰卿者綬扇汗青翅尾

皆皇蓋朱轓

九列 六命

王之卿六命周禮

增 建擅

帶綬

周禮冬官司馬旗旗物東漢馬防位至九卿帶三綬寵貴至盛也

卿位亞三事班在六官行有佩玉之節

原 參三槐 位九棘

帝王世紀曰面三槐三公位焉又曰朝九棘孤卿大夫位焉鄭元注曰樹棘以為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象赤心三刺民之主君之佐左傳國卿君之貳民之主也

卿佐是為股肱

又曰君之

辭高位 治大官

左傳齊侯使敬仲為卿辭曰羈旅之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國語晉悼公使張老為卿辭曰臣不如魏絳之智能治大官若在卿位內外必平

四時不失 六卿分掌

說苑曰九卿者不失四時通於地理舉於九卿韋昭辨釋名曰六卿分掌諸官孤不掌傑然特立也

周倡九牧 漢置十二

尚書周官

大夫士法其所分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孔傳曰卿官六卿分職各率其屬治其所分之職以倡導九州牧伯為政大成兆民之性命皆能其官則政治理也

劉熙釋名曰漢十二州一曰太常二曰執金吾七曰大長秋五曰宗正六曰執金吾七曰大鴻臚十曰廷尉十一曰大司農八曰少府九曰

章善明理 背邪向正

言彰也

僕曰儒四曰光祿勳五曰宗正六曰執金吾七曰大長秋為白虎通曰卿之言彰善明理也彰善也

惟月之位 代天之工

白帖

馬安四至 段宏再登

漢官儀曰卿有道德少與汲黯並為太子洗馬安又曰濮陽段宏始事蓋侯信

諸卿總載三

原 掌建邦治經綸國體王眾課事典三曰經綸國體以考職事以考總攝五曰明慎用刑以留考獄也 眾通不通利不利說苑曰九卿者不失四時通溝渠補隄防種樹通於地理者也而通不通利不利木美五穀於是通利如是者舉焉 賤不臨貴以為上卿說苑曰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為上卿而國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國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對曰臣不能制親桓公立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疎不能制親桓公立以為仲父齊國大安遂霸天下 知其君子以為上卿又曰秦繆公見白里奚牛肥問對曰臣飲食之以時後之以身是以肥也繆公知其賢而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君子以為上卿 三珪莊子楚昭王使人聘莊子以為上卿莊子辭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年衣以文繡以入大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勿汙我我寧遊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絏我終不仕以快吾志也 再見史記虞卿躡屬擔簦一說趙孝成王賜金百鎰再見以為上卿 卿才在於德天子立三公九卿之事所以順成其天道 列侯參議類要天之所常在於德古之上卿次公一等至於一國之高淮南子卑一國之高以為九卿西漢每與列侯參決朝議 一國之高淮南子卑一國之高以為九卿 明白名卿東觀漢記牟容為大司農性明白號曰名卿 狗虛忘實天中記曰唐麟德二年將有事於泰山有司議依舊禮皆以太常卿為亞獻先祿卿為終獻劉祥道駁曰昔在三代六卿官各職事而用九卿無乃狗虛名而忘事實乎高宗從其議竟以太常卿為終獻 長慶名卿唐列傳韋洪景以直道進義論持正有守時風教所倚為長慶名卿韋洪景卒洪景器識弘遠風概峻整朝廷推重德望名象河縉重

太常卿一

杜氏通典曰今太常者亦唐虞伯夷典三禮兼夔典

樂之任也周宗伯爲春官掌邦禮秦改曰奉常漢初曰太常欲令國家盛太社稷常存故稱太常顏師古曰太常者王之旌也畫日月爲王者有大事則建以行禮官主持之故曰奉常後改爲太尊大之義也惠帝更名奉常景帝六年更名太常後漢秩與漢同每祭祀前奏其禮儀及行事贊天子每選試博士奏其能否大射養老大喪皆奏其禮儀每月前晦察行陵廟助祭則平冤七旒漢舊常以列侯忠孝敬慎者居之後漢不必侯也舊制陵縣悉屬歲舉孝廉後漢則否相榮及子郁皆爲太常初榮受尚書章句由是有相君大小太常章句建安中爲奉常魏黃初元年改爲太常魏晉皆銀章青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佩水蒼玉魏夏侯元爲太常多所任改宋齊皆有之舊用列曹尚書好遷選曹尚書領護梁視金紫光禄大夫陳因之後魏爲上卿兼置少卿官周禮有小宗伯中大夫二人副其任北齊曰太常寺置卿及少卿丞各一人掌陵廟羣祀禮樂儀制天文術數衣冠之屬後周建六官置大宗伯卿一人掌邦禮以佐皇帝和邦國是爲春官隋曰太常與北齊同煬帝加置少卿二人唐因之龍朔二年改太常爲奉常少卿及丞隨寺名光宅元年復舊光宅元年改太常爲司禮神龍初復舊卿一人掌禮儀祭祀總判寺事少卿二人通判餘寺少卿職並同太常卿本員外置一員領丞一人主簿二人博士四人太祝三

人奉禮郎協律郎各二人齋郎五百五十二人其餘小吏各有差

郊社太公廟太樂鼓吹太醫太卜廩犧等署各有令其郊社及太公廟兩京皆有 初學記曰案太常漢官也宋百官春秋云在昔唐虞伯夷作秩宗典三禮周則春官宗伯掌禮樂並其任也漢曰太常如淳曰常典也常典三禮故曰太常王莽改曰秩宗東漢又曰太常五代史百官志云至梁加卿字曰太常卿其後因之 文獻通考曰宋初太常寺皆以禁林之長主判續會要曰皆而禮院自有判院同判院祥符中以兩制充而禮院自有判院同判院祥符中祥瑞繁縟別建禮儀院輔臣主判而知制誥爲知院天禧末罷知院天聖中省禮儀院而寺與禮院事舊不相

兼康定元年置判寺同判寺並兼禮儀事元豐正名始專其職焉卿掌禮樂郊廟社稷壇壝陵寢之事禮之名有五吉賓軍嘉凶皆掌其制度儀式祭祀有大祠有中祠有小祠其犧牲幣玉酒醴獻器服名辨其等掌樂律樂舞樂章凡親祠及四孟月朝獻景靈宮郊祀太廟掌贊相禮儀升降之節及朝會燕饗上壽封冊之儀若禮樂有損益及祀典神祇爵號與封謚之事當考定者擬上於禮部凡太醫政令以時頒行 元祐詔太常寺置長貳餘寺監長貳並互置中興併省寺監獨存太常又命太常兼宗正紹興復隆興元年詔光祿寺併歸太常寺兼領掌社稷及武成王廟諸壇齋宮習樂之事永世員罷卿舊不除人紹興二十五年除張扶執政陳禮祝本改秘書監少卿以爲言遂改宗正復言之乃元祐初除呂純禮御史論門

蔭得官不可任奉常於是外補建炎初併省冗職詔太常少卿一員兼宗正少卿宋初太常少卿博士寺丞俱爲寄祿官少卿後來爲朝議大夫博士承議郎丞奉議郎

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太常寺官曰太常寺卿曰太常少卿曰太常寺丞曰太常寺主簿其下有博士贊引太祝奉禮郎協律郎其所屬大樂署有署令署丞鼓吹署亦有署令署丞法物庫掌圖籍有法物庫使法物庫副使金太常寺皇統三年正月始置太廟廩犧郊社諸陵大樂等署隸焉卿一員少卿一員丞一員掌禮樂郊廟社稷祠祀之事博士二員掌檢討典禮閱官一員檢討二員太祝掌奉祀神主奉禮郎掌設版位執儀行事協律郎掌以麾節樂調和律呂監視音調元置太常禮儀院掌大禮樂祭饗宗廟社稷封贈謚號等事仁宗復太常禮儀院爲太常天曆二年定置院使二員同知二員僉院二員同僉院二員院判二員經歷一員都事一員照磨兼管勾承發架閣一員屬官博士二員奉禮郎二員奉禮兼檢討一員協律郎二員太祝二員禮直管勾一員明初置太常司設卿少卿司丞其屬有博士典簿協律郎贊禮郎司樂太祝等官職專祭祀之事洪武三十年改司爲寺永樂十九年定鼎北京在留都省加南京二字正卿少卿多用科目出身自

推陞北寺間用樂舞生累資陞至卿寺甚或加禮部侍郎尚書掌寺事至隆慶改元乃重推甲科出身者補任本寺卿一人少卿二人提督四夷館少卿一人其屬典簿二人博士二人神樂觀提點一人知觀二人協律郎二人贊禮郎九人司樂二十二人天地朝日夕月各壇祠祭署祈穀殿祠祭署諸陵十二祠祭署各奉祀一人祀丞一人吏目一人吏十一人卿掌祭祀禮樂之事總其官屬籍其政令以聽禮部少卿寺丞爲之貳凡天神地祇人鬼歲祭有常先歲孟冬進明年祭日帝御奉天殿受之頒諸司凡帝祭贊相禮儀大臣攝事亦如之若

祭先期請省牲大祀帝先省大臣繼省之進版銅人上殿奏齋戒示諸司凡薦新品物移光禄寺凡國有冊封冠婚營繕出師歲時旱潦大災難請告郊廟社稷凡新王之國若朝還謁辭於寢廟凡祭滌器饗理香燭玉帛整拂神幄必恭潔凡玉三等曰蒼玉曰黄琮曰玉制帛五等曰郊祀曰奉先曰展親曰禮神曰報功牲四等曰犢曰牛曰太牢曰少牢樂四等曰九奏曰七奏曰六奏曰五奏凡舞二曰文舞曰武舞凡樂器不徙凡陵園之祭無樂凡祭掌燎看燎讀祝奏禮對引司香進俎舉麾陳設收支簿引設位典儀通贊奉帛執爵司尊司罍洗卿貳屬各供其事凡宴會率其屬奏樂提督四夷館隸翰林院典

簿典勾校金穀察視禮數省署文移博士講習禮文請
帝填名祝版大禮道寺贊其儀神樂觀提點知樂領樂生
舞生而時教肄之進退其考贊禮郎設君臣之位以奉
祭祀之禮拜跪之節皆贊導焉而承傳之協律郎司樂
考協雅樂凡舞人韻聲人籍數其名數而審肄之凡淫
聲過聲凶聲慢聲舞失節者皆禁糾之凡帝至祀所夜
警晨嚴凡祭先期演樂太和殿凡大祀樂生七十二人
舞生一百三十二人凡壇署典守壇壝殿宇廚庫林木
時灑埽之以共其祀事陵署亦如之犧牲所凡三祀牲
牢咸有數養而滌之籍田收穀納於神倉供五齋三酒

之用穰蕤飼牲穆宗隆慶中太常寺協律郎等官四十八員存者二十九員從禮部疏寺卿陳慶上疏固爭以郊壇典禮煩重今槩裁革未免闕人廢事請下禮部熟計部議復持前說上報可於是吏部奏革協律郎等官慶所屬何得擅主裁革禮煩計部議復持前說上報可於是吏諸務為政事根柢今以錢糧兵部之於錢糧疏並下吏部亦言國家設六部分理天下部之於一政禮疏並下吏部亦言國家設六部分理天下以本部理太常之事為侵擾則戶部固不可槩謂部屬亦難謂全無統屬其公移往來宜各仍舊從之

太常卿二

漢書曰太常秦官掌宗廟禮儀　漢書解詁曰太常掌社稷郊時事重職尊故在九卿之首　衛宏古文官書曰太常主導贊助祭皆平冕七旒元上纁下畫華蟲

七章漢陵屬三輔太常月一行　史記曰叔孫通爲奉常賜金五百斤通因進言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共爲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爲郎通出皆以五百金賜諸生諸生曰叔孫生聖人也知當世務

龜曰漢趙典桓帝時爲太常以諫諍違旨免官就國會帝喪時禁藩國諸侯不得奔弔典慨然曰身從衣褐之中致位上列且烏鳥反哺報德況於上邪遂解印綬符策付縣馳到京師州郡及大鴻臚并執處其罪而公卿百僚嘉典之義表請以租自贖詔許之

書曰劉愷爲太常論議常引正大義諸儒爲之語曰難經伉伉劉太常　東觀漢記曰桓榮爲太常上幸太常府榮東面坐設几會賓子郁以明經復爲太常

漢書曰桓榮拜太常榮初遭倉卒與族人桓元卿同饑厄而榮講誦不息元卿嘆榮曰但自苦氣力何時復施用乎榮笑不應及爲太常元卿歎曰我農家子豈意學之爲利乃若是哉　又曰靈帝欲以羊續爲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名爲左驌其所之往輒迎致禮敬厚加賜賂續乃坐使人於單席舉縕袍以示之曰臣之所資惟斯而已左驌白之帝不悦以此故不登位而徵爲太常　又曰楊賜以病罷居無

何拜太常詔賜御府衣一襲所服冠幘綬玉壺革帶金錯鉤佩 原應劭漢官儀曰北海周澤字雅都為太常恒齋有疾其妻憐其年老被病闘內問之澤大怒以為干齋掾史叩頭爭之不聽遂收送詔獄并自劾謝論者譏其激發不實又諺曰居世不諧為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既作事復低迷 增冊府元龜曰後漢楊震為太常先是博士選舉多不以實震舉薦明經名士陳留楊倫等顯傳學業諸儒稱之 又曰徐璆獻帝末為太常璆少履清高立朝正色稱揚後進惟恐不及 又曰蜀杜瓊字伯瑜為

太常為人靜默少言闔門自守不與世事蔣琬費禕等皆器重之 魏書曰常林字子伐河內人也為人質樸少言語不修威儀鄉邑耆老每為之拜或謂林曰司馬公自欲敦長幼之序以為後生之法貴非吾所制也言者慙而蹈藉 又曰邢顒字子昂時人稱德行堂堂邢子昂文帝以為太常卿 冊府元龜曰魏陳泰守元伯高貴鄉公時為太常及司馬景王會朝臣謀廢立泰不至使其舅荀顗召之垂涕而入景王謂曰元伯何以處我對曰誅賈充以謝天下景王乃不復問更思其次泰曰但見其進不見其次景王曰不可為

魏志王朗傳曰西京太常行陵赤車千乘　益部耆舊傳曰趙典字仲任爲太常雖身處上卿而布被瓦器臧榮緒晉書曰咸熙五年詔曰華表字偉容清賢履道内貞外順歷位忠恪言行不玷其以表爲太常卿　傅暢晉替曰劉寶爲太常與諸博士窮道義以理趣　冊府元龜曰晉蔡謨成帝時爲太常彭城王紘上言樂賢堂有先帝生畫佛象經歷寇難而此堂猶存宜勑作頌帝下其議謨曰佛者夷狄之俗非經典之制先帝量同天地多才多藝聊因暇時而畫此象至於雅好佛道所未承聞　又曰王彪之爲太常領崇德衛尉時或謂簡文曰武陵第中大修器仗將謀非常也簡文以問彪之彪之曰武陵王志意盡於馳騁田獵耳願深靜之以懷其同者弗復以此爲言簡文甚悅　東齊記事曰燕龍圖肅判太常建言今之樂太高始下詔求知音者　北齊書曰趙彦深拜太常卿不脫朝服先入見母跪陳幼小孤露蒙訓至此母子相泣久之　北史曰李元忠嘗爲太常卿後自中書令復求爲太常以其有音樂而多美酒故神武欲用爲僕射文襄言其放達常醉不可委以臺閣其子閒之請節酒元忠曰我謂作僕射不勝飲酒樂爾愛僕射時宜勿飲酒　後周書曰長孫紹遠爲太

常廣召工人制樂器土木絲竹各得其宜惟黃鐘不調
紹遠每以爲意常因退朝經韓使君佛寺前過浮圖三
層之上有鳴鐸焉忽聞其音雅合宮調取而配奏方始
克諧　冊府元龜曰隋牛弘爲太常卿時議置明堂詔
弘條上故事文帝甚敬重之時楊素恃才矜功輕侮朝
士惟見弘未嘗不改容自肅　又曰唐王雅爲太常卿
宋申錫獄自內起宰相重臣無敢言者雅與京兆尹崔
琯上疏請付外考驗其事由是獄情少緩申錫止於貶
官內外翕然推重之　又曰杜黃裳爲太常卿時順宗
即位王叔文竊權黃裳終不造其門後語其子壻韋執

誼令率百官請皇太子出以安人情執誼遽曰丈人纔
得一官寧可復開口議禁中事也黃裳勃然曰黃裳受
恩三朝豈可以一官見賣拂衣而去　唐書曰實誕爲
太常奏用音聲博士皆爲大樂鼓吹官僚於後彈胡琵
琶胡人白胡達竹伯夷積勞計考並至大官自是以聲
伎入流品者蓋以百數　宋史禮樂志曰宋太祖乾德
二年以雅樂聲高近於哀思不合中和詔判太常寺和
峴改定峴以王朴律準較洛陽司天臺影表石尺制律
呂音始和暢　宋實錄曰賈黃中判太常禮院每詳定
典禮損益得中　職略曰宋天聖同禮院王暉言開國

以來禮儀沿革文字重複編成六十卷名禮閣新義
又曰治平修禮書百卷名曰太常因革禮初歐陽修同
判太常寺奏禮院文字散失請差官編修嘉祐張洞奏
用姚闢蘇洵編纂至是成書　東都事略曰英宗即位
中書奏請尊濮安懿王禮詔令禮官檢詳典禮以聞范
鎮時判太常寺上言漢宣帝於昭帝爲孫光武於平帝
爲祖則其父容可稱皇考而議者猶非之今陛下既考
仁宗又考濮王則其失非特漢宣光武之比矣　又曰
楊傑元豐中官太常者連數任一時禮文之事傑與討
論　又曰熙寧初劉攽知太常禮院會建言講官願得

坐講下太常議攽曰侍臣侍見天子應對顧問日討論
不可安坐自若避席立語乃古今常禮時議者不一率
如攽言　言行錄曰劉攽判太常兼禮儀事上初即位
有疾皇太后臨朝疾愈乃歸政適有小人言二宮不歡
諫者或訐而過直攽謂當以義理感諷兩宮時進讀史
記至堯授舜以天下攽因諫說舜至側微堯禪以位非
有他道惟其孝友之德光於上下上知其以諷諫也慈
壽聞之亦大喜　元史徐世隆傳曰世隆中統初爲燕
京等路宣撫使宣撫使罷世隆還東平請增宮縣大樂
文武二舞令舊工教習以備大祀制可徐世隆太常卿

以掌之

太常卿三

原 拜子　奏妻　後漢桓榮從少傅遷太常明帝即位尊以師禮拜子爲郎　周澤

閒職　清選　齊書曰張環以雍州刺史拜太常自謂閒職　白居易制立國之本禮樂爲先今之太常無掌其事歷代迄今謂之清選

容臺　禮寺　類要太常曰容臺天中記唐曰司禮寺

典天地　周禮春官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建立天神地祇人鬼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鄭注建立也立天神地祇人鬼之禮以立安邦也保安也所以立安邦國者也

原 掌神祇　鄭注吉禮是也保安也所以立安邦國者也兼掌宗廟其禮不妙簡時望兼收儒雅遠通天人洽暢神祇百官秩序也

立郊廟　掌禮儀　尚書孔傳曰元帝建武元年詔曰太常職典可謂重矣是以古今選建未嘗不以掌之

定儀法　言禮樂　史記叔孫通傳曰惠帝即位乃謂通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習從通爲奉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通所論著也　續漢書張奮拜太常上疏言漢當改作禮樂圖書著明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謹條禮樂異議三事願下有司以時考定

增 作類禮　起朝儀　戴禮綜彙不倫更作類禮一篇帝美其叔孫通合璧事類曰魏鄭公常以小書通　有四院　下六曹　六帖曰唐制藏大享之祭服兼四院一曰太府院藏瑞應及代國所藏之寶神祫則陳於闕庭二曰御衣院藏天子祭服三曰樂縣院藏六樂之器四曰神廟院藏虞及諸器山堂肆考曰唐崔日知遷太常卿以歷年久每朝十參集嘗與尚書同判時人號爲尚書裏行一說宋朝太尚書丞郎同幕次故謂之尚書裏行　相百里　戴七旒　上見後表類要戴元冕之千乘　中華殿　望省樓　國朝纂異曰唐令狐德棻爲卿高宗召宰相坐中華殿問王伯孰先德棻對以清心簡事爲本又曰崔日知恨不居八座爲太常卿起樓與尚書省相對人謂之崔公望省樓　傳父業　陳尋訓

山堂肆考漢桓榮子郁傳父業亦爲太常下詳卿一

常應劭漢官儀曰古官名官云伯夷也

百官公卿表曰太常卿一人秦奉常也

增造廬特賜 賣宅自給晉中興書曰賀循字彥先拜太常中宗踐阼下令曰循冰清玉潔行爲俗表位處上卿而居身服物蓋周形而已屋纔庇風雨孤常造其廬特爲慨然其賜表至德魏志曰和洽字陽正爲太常清貧賣田宅以自給明帝聞之加賜穀帛孫通賜金

桓榮設凡秦已登尊號羣臣飲爭功醉或妄呼拔劒擊柱高祖患之於是叔孫通進說遂設縣蕝野外習之月餘通曰可試觀上使行禮畢復置法酒無敢譁謹皇帝之貴也拜通太常賜金五百斤

常明帝即位尊以師禮甚見遷太常府令榮東面坐設凡杖會親重拜之乘輿每常幸太常府令榮東面坐設凡杖會百官

還第攝事 干齋怒妻晉起居注曰安帝二年太常臨川王寶啓府舍窄狹不足移家母鍾年高違離靡寧乞還第攝事詔聽之下詳卿二

宗官典禮 常臣

司宗周禮春官注曰唐虞歷三代以宗官典國之禮漢之太常是也下見揚雄箴

六樂九

張驚曰聖朝道方萬古業瑞而禮羣卿薦三牲而尊七祀八通鬼道俱申滌湑之誠七里神壇並祕嚴宗之清廟而歸飛赤鴈是爰對祠宮而故使白鶴揚彩向清振羽

三牲七祀上詳卿五降百祥輯五

選童按樂 爲母導輿山堂肆考晉文宗時拜太常帝以樂府之音鄭衛太甚欲聞古樂命沮論於舊工取開元雅樂選童按之命曰黎園樂工悅又曰唐崔邠字處仁爲太常卿故事太常卿乃自第去帽親導母輿都人縱觀邠乃自第去帽親導母輿都人榮之

終無折衷 多所釐正晉後略曰成泰位至太常好生異議言行錄曰曾肇同知太常禮院肇在職多所釐正上親祀皇地祇於北郊蓋自肇發之

温成廟 漢安典禮 上詳卿二

帝成皇后立廟用樂維上疏乞詔有司議廟制以明陛設宮部 太常卿

下不私後 議講官禮

官之意

田琮以上所御九絃琴五絃阮并協律以旋宮相生之法畫爲圖獻上上善之

原 宮屬稱有

恩 朝野歎澍學 漢書杜栖其有恩晉中興會稽錄曰賀循字彦先拜太常與刁協同校循所奏無不符同朝野咸歎循之淵學

和上下 統百官諧萬民 尚書周官宗伯掌邦禮洽神人和上下孔傳曰主國禮洽神天神地祇人鬼之事國之五禮如上尊下卑等別者也周禮曰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鄭注云禮典宗伯之職也

洽神人

當文明之代 居禮樂之司 白帖

太常卿四

原 杜業數言得失 漢書杜業有才能以列侯選爲太常數言得失不事權貴後坐法免

周澤數有直言 東觀漢記曰周澤少修高節取介持立拜太常果敢直言數有據爭朝廷嘉其

滿廡 桓榮東面儿杖天子親自執經 晉嶠後漢書曰桓榮遷太常明帝令

榮東面坐設儿杖天子親自執經既罷

悉以大官供具賜太常家其恩禮若此 設職官科限

續漢書張奐拜太常卿設職官科限素有清節當可否之間強禦不可奪也 常引正大義

詳卿

韓暨多所匡政 魏志韓暨字公至遷太常時新都洛陽制度未備暨多所匡正

坐宗廟事免 魏志王肅遷太常時大將軍曹爽專權肅不能以死爭又時政多闕正色曰此輩即弘恭石顯之屬復稱說邪臣阿諛苟容等曰當共慎之公卿已比諸君前世惡人矣卒

宗廟事免

以侍中出 肅以侍中出門侍郎徐紘毀侍中元順與黃門侍郎孫炎書曰魏城陽王徽考曰魏之宰相不出此二門

北爲太常卿順本辭時統攝國不古此終不死統脅才止堪供儿案之用豈應我彝倫因振衣而起太息應汚辱門下

原 王祥南面儿杖帝北面乞言 晉書曰王祥拜太常天子幸太學命祥南面儿杖以師道自居天子

太后默然

杖帝北面乞言爲三老祥

北面乞言祥乃陳明王聖帝君臣政化之要以訓帝百辟聞之莫不祗
以太廟事免晉書曰張華爲太常以太廟棟折免官徐廣晉諸公贊曰張華爲廟地發屋思元遷太常山濤欲舉一親爲博士謂默曰卿似尹翁歸令吾不敢復言默爲人敦重柔而能整皆此類也

儒素有學山公啓事云彭權儒

太常時帝南郊攸病不能從晉書曰郊攸爲有司奏攸不堪行拜有學素有學宜太常選

病不能從

喜愠之色久之遷尚書左僕射

虞松考正舊儀

度廢弛太常奠松考正舊儀無不悉備

賀循議兄弟不爲後

太常時宗廟始建舊世則頴川世數過七兄弟不相爲後不得以承代爲世晉中興書曰賀循拜宜在迭毀事下太常循議以爲禮文有非祭祀燕享則無設樂謨拜太常咸寧四年臨軒門下奏金石顯宗納爲臨軒作樂自此始也

蔡謨奏宜臨軒作樂

人曰濟陽蔡謨

諫

徵散樂

山堂肆考曰初齊高緯之世有魚龍山車等戲謂之散樂隋煬帝徵之太常卿高熲諫不聽退謂巫李懿曰周天元好樂而亡殷鑒不遠以

捉筆賦詩

唐職林楊師道字景猷太宗時爲太常卿賜宴每酣捉筆賦詩如宿搆再拜少選輒成一坐嗟伏

請邊豆

宗廟邊豆皆加十二以祭酒遷山堂肆考曰唐元載秉政忌楊綰乃遷綰爲太常充使郊廟禮廢綰振起之奏爲祭酒天下清議悉歸於綰使授官表曰太常實禮樂之司非儒者勿履官屬亦妙

禮樂之司

劉寬客集爲杜佑謝男師損等才也

聲樂之司

韓愈爲權德輿墓碑本寺禮儀聲樂之司

仰三珪

權德輿酬太常詩正名推五字貴仕仰三珪

彭年該洽

筆談宋陳彭年博學於書史禮文尤所詳練嘗攝太常卿導乘輿誤行黃道上有司止之彭年正色回顧曰自有典故禮曹素畏其該洽不復詰問

論輕假中官

山堂肆考曰司馬光知禮院時中官

凌允言死詔特給鹵簿光之臣非有元勳大勞而贈三公給鹵簿其爲繁纓不亦太乎

總政兼夷夔事樂城趙君錫制太常總禮樂之政兼伯夷后夔之事奉龍旂

張文潛詩平生秉周禮投老奉龍旂

請專配上帝東都事略曰宋趙君錫同知太常禮院時近臣有請英宗於明堂配昊天上帝及五帝君錫與禮官建言專配上帝以稱嚴父之意請別建置明堂宣宗實錄曰宣德七年太常寺奏永樂中本寺寄處故元萬壽宮承慶堂祭器神帛品物皆貯於內請別建置帝諭工部尚書吳中曰太常專奉神明昭事尋潔淨之居從之

改書堂扁春明夢餘錄曰明太常寺在皇城西後府之南東向中爲崇正堂後堂左右爲宮舍堂後爲香帛庫庫北爲浴堂南爲柴庫右爲祭器庫又明一統志曰太常寺在後府南典簿廳附焉外有神樂觀牲所各祠祭署亦隸之

太常卿五

凉詩宋顏延之贈王太常僧達詩曰玉水記方流璇源

載圓折蓄寶每希聲雖祕猶彰徹聆龍際九淵聞鳳窺丹穴歷聽豈多士鷁一作唯然覿時一作世哲舒文廣國華敷言遠朝烈德煇灼邦懋芳風被鄉耋側同幽人居郊扉常晝閉林閤時晏開亟迴長者轍庭昏見野陰山明望松雪靜惟浹羣化徂生入窮節豫往誠歡歌悲來非樂闋屬美謝繁翰遥懷具短劄

唐杜審言送鄭卿入京詩曰帝坐蓬萊殿思追社稷臣長安遥向日宗伯正乘春

杜甫贈太常卿張均詩曰氣得神仙迴恩承雨露低相門清議衆儒術大名齊軒冕羅天闕琳琅識介珪伶官詩必誦夔樂典猶稽健筆凌鸚鵡鈲鋒瑩礪鵾

鶺友于皆挺拔公望各端倪通籍踰青瑣亭衢照紫泥
靈虬傳夕箭歸馬散霜蹄能事聞重譯嘉謨及遠黎弼
諧方一展班序更何躋　明高啓夜宿太常齋宮詩曰
鳥散廟堭空清香肅閟宮太常齋禁密列祖享儀崇井
叩銅瓶月墀鳴玉佩風聽鐘候車駕庭燎已煙煙

【清制】唐蘇頲行姜皎太常卿制曰命卿之貴以象冬春
化人之本孰踰禮樂殿中監姜皎學皆為己聞義思齊
忠以事君立言成則自立屯險爰憑翊戴鳴謙滿於視
聽好讓存於終始故可銘之鼎彝光我簪紱在昔唐典
惟清乃命洎於周官以和為重宜守太常卿勳封如故

常袞行楊綰太常卿制曰舜以伯夷作秩宗漢以列
侯掌郊廟至於圜丘大射之制禮官博士之論莫不綜
詳得失而折衷焉故事職尊冠九卿之首朝議大夫楊
綰常在於道亦周於仁文以君子之言生知聖人之意
迺者崇進名儒俾其宣明師訓講求三代稽合五經濟
濟諸生誨之不倦飽於道德之富成其禮讓之風況恭
儉忠信守而彌固一時模表清議所高固可以處楊震
桓榮之位領曲臺太子之重勉思厥服以稱任賢　元
稹行趙宗儒太常卿制曰昔叔孫通徒以緜蕞草具之
功遂獲封侯之賞況朕始見天地朝祖宗衰勵祇嚴不

克是懼惟爾肇自清廟逮予還宮贊導法儀踰於四百
俛伏趨數訖無尤違夫何叔孫用是爲比顧此沖昧實
賴老成不有甄升孰明勤藎奉常正秩左揆兼榮六樂
九儀興替在此無忘勗率以厚人倫

原 贊晉潘岳故太常任府君畫贊曰堂堂我君鑒象開
慶遠德宣猷含眞履素味道無悶守終純固弓輿爰集
撫翼清舉翰飛公庭龍升天路初掌萬國流化千里遂
管祕籍辨章舊史入登常伯出作卿士外内惟允庶績
咸理中節日新令問不已濟濟儒林翼翼國子 孫綽
太常碑贊曰海岱協靈育此多士峩峩君侯東國之紀

金德發耀英風劭起文齊游夏行儔魯史有邈其升令
問不已人亦有言德崇譽高東帛既言旌節仍招儀刑
朝堂流風丹霄將振華裘永煥皇朝

原 箴漢揚雄初學記作崔駰太常箴曰翼翼太常實爲宗伯穆
穆靈祇寢廟奕奕稱秩元祀班於羣神我祀既祗我粢
孔蠲匪愆匪忒公尸攸宜弗祈弗求惟德之報不矯不
誣庶無罪悔無曰我材輕身恃篋東鄰之犧牛不如西
鄰之麥魚秦殽望夷隱斃鍾巫常臣司宗敢告執書

讚明宣宗太常寺箴曰爲國之要事神理民太常典祀
式交百神昔予祖考致嚴祀享厥有純誠敬恭協相朕

承丕緒思用允迪爾祇肅以輔以翼儀度必飭粢盛必潔無黷無慢凜乎對越事神之本惟心之虔豈直臨事平居有嚴神之鑒矣來歆來止神之歆矣民之福矣無曰冥冥洋洋有臨汝惟懋哉其慎其欽

原 墓志梁元帝太常卿陸倕墓志銘曰如金有鑛如竹有筠體二方擬知十可鄰兩升鳳詔三侍龍樓南皮朝宴西園夜遊詞鋒屢捷竦豎逸氣雲浮日往月來暑流寒襲東耀方遠北芒已及墜露曉團悲風暮急　沈約太常卿任昉墓志銘曰天才俊逸文雅弘備心為學府辭同錦肆含華振藻鸞焉高致川谿望歸巖阿待闕幽光忽斷窮燈黯滅爾有令問蘭薰無絕

原 表梁陸倕為王光祿轉太常讓表曰昔者楚德方盛孫叔濯衣漢道克隆一作昌王陽結綬故拜命無辭受爵不讓況宗卿清重歷選所難漢晉以降莫非素範辭爵則桓郁張奮讓封則丁鴻劉愷潘尼之文雅深純華表之從容退默自此迄茲風流繼軌以臣況之曾無等級

陳沈炯為周弘正讓太常表臣聞玉為一作雕楹不取材於蠙木丹朱繡黼豈襲冕於蘿薜何則適用各有所宜朝野不可一旨叔孫之分定禮儀一作野外定禮倍資典實刃協之躬為唱引豈易其儀賓主闕對一作賓闕相封禪

失儀責以司存云誰之咎況南史執簡轉見違才君舉必書尤難妄冒

增唐高郢謝再除太常卿充禮儀使表曰秩宗之任典司三禮奉常之選班列九卿前古以來用人爲重非有望實不宜謬居臣昔叨此官已爲負乘之懼今復再歷信增濡翼之憂況專職禮儀別蒙委遇明時大禮方奉郊禋末學謏聞何徵損益飲氷斯切俟駕靡遑

後傳梁王僧孺太常敬子任府君傳曰恥一物之不知惜寸陰之徒靡下帷閉戸投斧懸梁雖元晏書淫文勝經溢康成之忽忘所往公叔之顛墜硎岸無以異也若夫大才卓爾動稱絶妙辭賦極其清深筆記尤盡典實若聞金石似注河海少孺速而未工長卿工而未速孟堅辭不逮理平子意不及文孔璋傷於健仲宣病於弱其有集論尚書窮文質之敏駐馬停信極豐豔之功莫尚於斯焉君職等曹張聲高左陸時乃高閶雪宮廣開雲殿秋牕春戸冬燠夏清九醞斯浮百羞並薦雲銷月朗聿茲游客朋來旅見辭人才子辯圃學林莫不含毫咀思爭高競敏乃整袂端襟翰飛紙落豪人貴仕先達後進莫不心服貌慚神氣將索顧余不敏厠夫君子之末可稱冥契是爲神交二三君子唯以從游日暮亭號

昭仁庶子雲卿尺康成斯在借此嘉言將無絶乎千載

增序宋楊傑太常祠祭總要序曰凡太常典禮少府共服器光禄共酒齊黍稷果實醢醯將作共明水明火太府共香幣太僕共牛羊司農共豕俎有司應命人或爲之騷然熙寧四年冬詔以諸寺監祠事隸於太常所以肅奉神之禮也太常初置主簿傑首被命至局之日寺監羣吏各執故習惘然不知祭酒之聯事傑乃集諸司所職爲旁通一卷以示之於是上知其綱下知其目大事從其長小事則專達郊廟羣祀煥然易明有司百執各揚其職職事相聯罔不修舉命曰熙寧太常祠祭總

要云

增劉子宋張孝祥太常劉子曰陛下祇見郊廟靡愛圭幣懷柔百神獨聲詩之薦未稱明德伏覩太常所奏樂章第其篇敘則有詳略之不同稽之文義則或違牾之弗協三歲之祝祠四時之常祀率用此也而習熟所傳有司弗議臣甚懼焉恭惟眞宗仁宗實始親制薦饗樂章所以申景鑠宣至和假三靈之驩者炳然與日星較著而當時輔臣奉詔而作者亦皆依末光垂典冊雅頌所編不足道也臣愚欲望聖慈深詔邇臣取凡太常樂章更定篇次標列部分具以奏御陛下萬幾之暇用列

聖故事擇宗廟郊禖親祠所用駿發睿思肆筆而成其餘命大臣與兩制儒館之士一新撰述裒爲成書下之太常庶幾追繼韶濩施之無窮

太常少卿一

【晉】六典曰凡有事於宗廟少卿率太祝齋郎入薦香燭整拂神幄出入神主將享則與良醞令實樽罍　後魏書曰景明初班職令太常少卿第四品上第一清選明禮兼天文陰陽者爲之　又曰元順爲太常少卿以父憂去職哭泣歐血身自負土時年二十五便有白髮免喪袖去不復更生世人以爲孝所致　北史曰魏斛斯徵字士亮爲少卿博覽羣書尤精三禮兼解音律自魏雅樂久廢徵博采遺逸其樂始備樂有錞于者近代絶無此器或自蜀得之皆莫識徵見之曰此錞于樂也遂依于寶周禮注爲芒筒振之其聲極清衆乃歎服　三國典略曰齊太常少卿秦聿修與巡省河南兗州刺史邢邵爲故舊邵嘗於省中呼聿修爲清郎至是送紬爲信聿修不受與邵書曰瓜田李下古人所謹邵報書曰昔爲清郎今爲清卿矣　山堂肆考曰唐太宗使少卿祖孝孫以樂律授宮中音樂伎不進數被讓王珪與温彦博同諫曰孝孫修謹士陛下使教女樂又責誚之臣

竊以爲不可　職林曰唐于休烈爲少卿恭儉温仁親賢下士　又曰元澹字行沖景雲中授少卿行沖以系出拓跋恨史無編乃撰魏典二十篇學者向之有人得銅器似琵琶人莫能辨行沖曰此阮咸所作也雅樂家遂謂之阮咸　冊府元龜曰唐李勉爲太常少卿肅宗時將大用勉會李輔國恃寵欲勉降禮於己勉不之屈竟爲所抑　分紀曰唐韋萬石上元中遷少卿當時郊廟樂調及讌會雜樂皆萬石增損之時謂稱職　職林曰鄭肅元和中轉太常少卿肅能爲古文而尤長於經學博士以下必就肅決之據經條答　唐書曰馮定字介夫爲少卿文宗每聽樂詔奉常習開元霓裳羽衣舞以雲韶樂和之舞曲成定總樂工閱於庭定立於其間文宗以其端嚴若植問知其姓氏因吟其送客西江詩賜以禁中瑞錦詔悉所著以上遂遷諫議大夫　事文類聚曰宋張載字子厚嘉祐三年登第熙寧二年賜對除崇文館校書同知太常禮院事　分紀曰宋英宗賜少卿孔叔慕金紫叔慕以勞當遷上不欲以卿監當莞庫之務故有賜後以爲例　又曰鮮于侁字子駿元祐初爲少卿會罷太祝侁言神考釐定官制太常設奉禮太祝誠不可廢乞復置仍請自朝廷選有學行者授之

職詔從之　元史列傳曰王約使高麗還報稱旨除太常少卿尋詔約同宗正御史讞獄京師約辭職在清廟帝不允　吾學編曰盧原質寧海人洪武二十八年陞太常少卿事建文帝屢有建白靖難後召見不屈死之

又曰廖昇洪武二十九年擢太常少卿建文元年勅修高皇實録昇及翰林侍講學士高巽志爲副總裁昇博雅有史才朗達負氣聞忠誠伯茹常等自龍潭還慟哭與家人訣自縊死　明詩小傳曰李開先嘉靖中擢太常少卿會九廟災上疏自陳竟罷歸歸而治田産蓄聲伎徵歌度曲爲新聲小令擪彈放歌自謂馬東籬張

太常少卿二

增 清卿　高選　上詳少卿一卿制太常貳卿

出此　諷中令　遷諫議

途　曲阜集行范育太常少卿一

讓因入言於帝曰紹本貧士長有僚恐非朝廷具瞻之美帝然之遂詔讓中書令下詳少卿一

缺之詔以詔書市馬六胡州三千開廄稍備　下詳少卿一

閉廄稍備　經學尤長　山堂肆考曰唐姜時轉太常少卿時國馬

金紫　曲阜集温益除太常之少者益專寺任禮樂　專任禮樂　特賜

請輟遊幸　議定配享　祐中同判太常寺數言濮王在殯及請謚北使毋用樂上元輒遊幸廢温成皇后廟多見聽用　又曰宋秦觀擬鮮于侁行狀鮮于侁爲設官部

太常少卿會議神宗配享功臣或欲用王荊公吳文恵者侍曰富文忠勳德天下其知宜配享其議遂定

俾居卿副　必謹擇人　公是集行呂務簡制俾居列卿之副

政論天章閣議官制除目至太常少卿聞見近録曰神宗詔執帝曰此必謹擇人可除范純仁王鞏

太常少卿三

增詩唐杜牧送崔少卿詩曰帝命詩書將壇登禮樂卿三邊要高枕萬里得長城對客猶褒博填門已旆旌腰間五綬貴天下一家榮野水差新燕芳郊弄夏鶯別風嘶玉勒殘日望金莖榆塞孤煙媚銀川緑草明戈矛尚虎士弓箭落鵰兵魏絳言堪採陳湯事偶成若須垂竹帛靜勝是功名　柳宗元賀弘農公詩曰響切晨趨佩煙濃近侍香司儀六禮洽論將七兵揚合樂來儀鳳尊祠重餘羊卿材優柱石公器擅巖廊

太常少卿

增制唐孫逖行韋恒太常少卿制曰神清氣爽識遠心微周才可以求備雅望期於必復自登近密已積歲年淑慎有恒閑和易退奉常之亞稱職爲難宜回夕拜之榮俾在春官之屬　白居易行陳中師太常少卿制曰策仕立身皆有本末不背俗以矯迹不趨時以沽名從容中道自致聞望如玉在佩動必有聲爲時所稱何用不可朕以立國之本禮樂爲先今之太常兼掌其事貳茲職者不亦重乎歷代迄今謂之清選往服是命行覲

有成

增記唐獨孤及太常少卿廳壁記曰太常掌玉帛鐘鼓等威文物以報本乎天地神祇人鬼凡吉凶軍賓嘉之禮唐虞謂之秩宗周謂之宗伯秦謂之奉常漢謂之太常其掌一也後魏始建少卿官少小也用別二卿大小之序亦猶宗伯有小宗伯列國有上卿下卿郡有守丞亦位亞一等以少參長而佐其成務焉故事自御史中丞給事中中書舍人遷秩爲亞卿者必於是司故官因職雄地以人貴餘八卿不敢與太常齒云

太常丞一

原杜氏通典曰太常丞秦置一人漢多以博士議郎爲之後漢几諸丞皆掌行禮及祭祀小事總署曹事舉廟中非法皆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介幘皂衣銅印黃綬齊梁墨綬歷代皆有梁舊用員外郎遷尚書郎天監七年改視尚書郎陳因之分判寺事（職官要錄曰晉宋几卿丞皆進賢一梁冠寺丞職並同）人唐因之分判寺事餘寺中詔特差近上知禮官一員兼丞事建炎三年省紹興復置

增文獻通考曰宋皇祐續文獻通考曰遼金元皆有之明太常丞二人正六品

太常丞二

周執羔輯舊聞閱工器而樂始備

原 谷永數言得失 覆之決定疑

議漢書曰谷永爲太常丞數上疏言得失建始三年冬日食地震同日俱發詔舉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太常陽城侯劉慶忌舉永待詔公車對策與杜欽俱爲上第皆以其書示後宮陶宗廟疑議多所決定時人爲陶氏家傳曰陶覆之爲太常丞凡之語曰定禮決疑問陶覆之

太常丞三

原 秩比千石總署曹事

續漢書百官志曰太常丞一人秩比千石總署三曹事五禮六樂自出議郎王氏景苑曰漢太常丞以博士修七祀廟則修七祀於西門又曰唐因隋太常丞凡享太廟之內

太常官屬

博士 奉禮郎 協律郎 太祝署 太樂署 鼓吹署

主簿 主簿 郎 社署

增 推高畏直

職林曰温輔國鄴薛嵩薦於朝授太常丞輔國謝嵩即去屏處郊野世推其高山堂肆考曰宋石待問眉山人少以詩賦名累官至太常丞時丁謂畏其直錢易奇其文楊億李諤服其論議

贊郊禮記夷曲

胡文恭行王珪制丞諸樂卿贊我郊禮唐職林曰天后時李嗣真爲太常丞聞東夷三一聲遺意

論聖學撰廟碑

一遍投胡琴彈之無一宋李淦行狀曰浩考宗學以爲人主務學則其傳曰張羽洪武初舉賢良不出徵起延對稱旨擢太常司丞兼翰林院同學文淵閣事十六年帝親葉滁陽王事實命羽撰廟碑當時以大制作推重如此

巡視壇壝

參總禮樂

中興録曰太常丞一人以禮樂久矣官高者充掌檢校樂器巡視壇壝南豐擬制曰丞於奉常參總禮樂之事

請復廟享詔閱工器

山堂肆考曰宋范希純爲太常丞舊制太廟薦享逐室設常食一牙盤元豐四年奏罷之希純奏請復舊制易其名曰薦羞又曰宋紹興十一年時太樂廢詔太常丞

太卜署
廩犧署

原 杜氏通典曰主簿漢有之漢鹵簿之制太常駕魏晉四馬主簿前車八乘魏晉亦有焉梁天監七年十二卿各置主簿一人陳因之北齊有功曹五官主簿二人歷代諸主簿多說在列卿篇唐置二人掌付事勾稽省署抄目監印給紙筆等事餘寺主簿並同職

增 續文獻通考曰宋李浩除太常寺簿輪對陳無逸之戒且論宿儒大將恩寵宋自秦檜擯塞言路士風寖衰至是浩與王十朋馮方查籥胡憲始相繼有所開陳時號五賢聞者興起太學之士至為五賢詩以述其事

考曰元無明有典簿二人詳太常卿

原 杜氏通典曰博士魏官也魏文帝初置晉因之掌引導乘輿王公以下應追謚者則博士議定之秦有博士數十人兩漢太常屬官皆有博士掌以五經教子弟則今國子博士是也端委佩玉朝有四人唐因之甚為清選資位與補闕同掌擬五禮儀注導引乘輿贊相祭祀定諡謚及守祧廟開閉埳室及祥瑞之事中宗將為韋后父鄧王陵廟各置五品令太常博士楊孚曰興寧永康陵尚置七品令鄧王不可上踰先帝又充孚曰太廟齋郎尚取七品子孫又勅武氏崇恩廟齋郎以五品子也上曰太廟可準崇恩置孚曰崇恩為太廟之臣太廟之君以臣準君猶為僭逆以君準臣奈天下何為崇恩之君以臣準君事皆

增 文獻通考曰宋祥符中置博士二人後四員

元豐正名初除何洵直博士掌講定五禮儀式有改革則據經審議凡於法應謚考其行狀撰定謚文有祠事則監視儀物掌凡贊道之事中興省丞簿而太常博士如故紹興九年諫議大夫曾統言祖宗朝太常博士四員今見一員添置一員隆興元年從王太寶等議并省博士一員　續文獻通考曰遼金皆有博士元博士二員正七品明博士二員詳卿一　宋杜氏通典曰奉禮郎漢大鴻臚有理禮郎四十七人晉理禮郎四人屬太常令後魏理禮郎四人北齊有奉禮郎三十人屬鴻臚寺之司儀署後周有理禮中士下士各一人隋有奉禮郎

十六人屬太常寺煬帝減置六人唐初有理禮郎四員掌設板位執儀行事至永徽二年以廟諱改爲奉禮郎開元二十三年減二員　奉禮本名理禮國朝撰五代史志至永徽七年乃成于時此官已改故隋書百官志謂北齊及隋理禮皆爲奉禮之名雖見於前史其改始自永徽　宋文獻通考曰宋奉禮郎品秩見前掌奉幣帛授初獻官大禮則設親祠板位太祝掌讀冊授搏黍以嘏告飲福則進爵酌酒受其虛爵　續文獻通考曰遼有奉禮郎金奉禮郎從八品元奉禮郎二員又有奉禮兼檢討一員並從八品明有贊禮郎九人掌詳卿一　宋杜氏通典曰協律郎漢曰協律都尉李延年爲之　武帝以李延年善新聲故爲此官　後漢

亦有之魏杜夔亦爲之魏武平荊州初得杜夔知音識舊樂故爲此官晉改爲協律郎皆二人唐因之掌舉麾節樂調和律呂監試樂人

典課 通 文獻通考曰宋協律郎朝宴親郊則遣官攝事崇寧後協律郎隸大晟府又有按協聲律製撰文字韻譜等官以京朝官選人或白衣士人通樂律者爲之

續文獻通考曰遼及金元皆有之明協律郎二人掌

詳 鄉 一 原 杜氏通典曰兩京郊社署周官有典祀掌以時祭祀秦漢有太祝令丞屬奉常景帝改爲祠祀武帝更曰廟祀後漢祠祀屬少府魏晉有太祝令丞宋曰明堂令丞掌祀五帝之事齊有太祝及明堂二令梁有明堂太社二令並屬太常北齊太廟令兼領郊祀崇虛二丞郊祀掌五郊羣神崇虛掌五嶽四瀆神後周有司郊上士中士司社中士下士隋太常寺置郊社署令丞各一人唐因之掌郊社明堂祠祀祈禱及茅土衣冠等事 通 文獻通考曰宋嘉祐元年置郊社令命石祖元爲之熙寧元年郊社局令兼張伯世言局有郊社名而不主四郊之事於是始主四郊壇壝之事按唐六典兩京郊社局令各一人掌管五郊之事乞自今燕郊社稷明堂之位然則郊社令通視提舉所貴官正其名四郊及社稷之壇壝掌埽除之事祭祀則省牲令勾當四郊壇壝之事使得巡視設官部 凡郊兆寬潔從之郊社令掌巡視

渡江初闕紹興十九年始除

韓彥直爲太社令請給並依五監主簿例　續文獻通考曰金郊社署隸太常承安三年設祝史齋郎百六十人作班祗僕使周年一替大安元年奏蕪武成王廟署令一員丞一員掌社稷祠祀祈禱並廳舍祭器等物元郊祀署屬太常秩從六品大德元年始置令二員丞一員明洪武二十四年設各祠祭署奉祀祀丞詳鄉原杜氏通典曰鼓吹署周禮有鼓人掌六鼓四金之音後漢有承華令典黃門鼓吹屬少府晉置鼓吹令丞屬太常元帝省太樂并鼓吹哀帝復省鼓吹而存太樂梁有鼓吹令丞又有清商署北齊鼓吹令丞及清商部並屬太常隋有鼓吹清商二令丞至煬帝罷清商署唐鼓吹署令丞各一人所掌頗與太樂同　續文獻通考曰宋鼓吹局令一人丞一人崇寧後隸大晟府詳見太樂署　續文獻通考曰遼鼓吹署有令丞金太樂署兼鼓吹署詳太樂　元無明亦不置原

杜氏通典曰太醫署周官有醫師上士下士掌醫之政令秦兩漢有太醫令丞漢官儀曰太醫令周官也秩千石丞二百石　亦主醫藥屬少府後漢又有藥丞有醫士長魏因之晉銅印墨綬進賢一梁冠絳朝服而屬宗正過江省宗正而屬門下省宋齊隸侍中梁陳因之後魏有太醫博士助教北齊又曰太醫令丞後周太醫下大夫隋太

醫署令二人唐因之主醫藥針灸按摩呪禁各有博士
武德中關中多骨蒸病得之必死遞相染此許胤宗每
療皆愈或謂曰何不著書以貽將來荅曰醫乃意也在
人思慮有脈候幽隱苦其難別意之所解口莫能宣古
之名手唯是剖脈然後識病之源藥有正相當者唯須
單用一味直攻彼病立即可愈今人不能別脈莫識病
源以情意度多用藥味譬之於儾不知兔處多發人馬
空廣遮圍或冀一入偶然逢也如此療病不亦疎乎既
不可言故無著述 甄權明堂人形圖其要立亦達醫術撰本草音義七卷古今錄驗方五十卷 增文獻通考曰
五代時有翰林醫官使宋制翰林醫官院使副各二人
並領院事以尚藥奉御充或有加諸司使者直院四人
尚藥奉御六人醫官醫學祗候無定員掌供奉醫藥及
承詔視療衆疾之事典二人徽宗時置翰林院勾當官

一員以內侍省押班都知充總天文書藝圖畫醫官四
局崇寧元年詔醫官有勞轉皇城使實及五年方許除遥
郡刺史又七年除遥郡團練又十年以上方許除遥
郡防禦使醫官有和安成安全大夫舊為軍器庫使保
安大夫舊為西綾錦使保和大夫舊為軍器庫副使保
和安成和成安成全郎舊為軍器庫副使保和郎舊為西綾錦副使保
安郎舊為權易副使翰林醫正舊為翰林醫官副使翰林醫官翰林醫效
翰林醫痊翰林醫愈翰林醫證翰林醫診翰林醫候翰
林醫學舊諸司使副有醫官使及副使蓋自太醫丞直
院轉醫官副使敘遷年格一同武官但為東班使額耳

謂自法酒庫以上至皇城使政和初既易武階而醫官之名亦遂易焉凡十有四階立和安大夫視權易使以上翰林良醫視醫官使其和安郎以下視東副使若醫官副使則以醫正易之官制舊典曰此名皆大臣所擬無所稽據傳曰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今乃以雜流為之可見當時大臣不學也續文獻通考曰元世祖中統元年置宣差提點太醫院事給銀印掌醫事製奉御藥物領各屬醫職不隸太常院至治二年定制院使十二員同知僉院同僉院判各二員經歷都事各一員照磨兼承發架閣庫一員吏不錄所屬八諸路惠民藥局成宗元貞三年置初太祖於燕京等十路置局官給銀五百錠為本月營子錢以備藥物擇良醫主之以療貧民世祖末年以失陷官本罷之後復置令各路正官提調醫學提舉司至元九年置掌考校諸路醫生課藝試驗提舉一員副提舉一員明初置醫門學提舉司洪武十四年更設太醫院令丞吏目御醫如文職授散官嘉靖中定本院院使一人院判二人其屬吏目一人御醫十八人所屬衙門惠民藥局大使一人副使一人生藥庫大使一人副使一人吏九人院使掌醫療之法院判為之貳按元明太醫院僉院同不屬太常而別為一衙今姑附此

為六太周官太卜掌三兆之法秦漢有太卜令後漢并杜氏通典曰太卜署設官太卜

於太史自後無聞後魏有太卜博士北齊有太卜局丞後周有太卜大夫小卜上士龜占中士隋曰太卜令丞一人唐因之 增文獻通考曰宋以太卜隸司天臺然不置專官 原杜氏通典曰廩犧署周禮有牧人掌牧六牲以供祭祀秦漢內史左馮翊掌廩犧令丞並掌犧牲鴈鶩後屬大司農後漢河南尹屬官有廩犧丞魏晉宋齊梁陳後魏北齊隋皆有之唐令丞各一人掌犧牲粢盛之事 增文獻通考曰宋廩犧屬光祿寺有牛羊司供應所掌大中小祀之牲牷及大官宴享膳羞之用監官三人以諸司使副及三班使臣充監楼圖三人以二

班使臣充

太常主簿

增深禮樂 檢文書 中興會要曰宋紹興十二年太常少卿王賞言本寺主簿劉榮強記洽聞又深禮樂所有討論文字欲令共同討論從之 下見前官制 與聞禮樂 稽考簿書 職略曰龍溪除蘇良治制簿領雖卑然隸於太常與聞禮樂之事非他官比也 下見四朝志

太常博士一

增六典曰太常博士掌辨五禮之儀式本先王之法制通變隨時而損益焉 世說新語曰張憑舉孝廉詣劉真長還船須臾真長至遣覓張孝廉船同旅悵惘即同載詣撫軍劉前進謂撫軍曰今日爲公得一太常博士

妙選既前撫軍與之話言咨嗟稱善曰張憑勃窣為理窟即用為太常博士　通略曰唐貞觀時祖孝孫增換樂律不能決温彦博曰呂才天悟絶人聞見一接輒究其妙王珪魏徵稱才製尺八十三枚與律諧契　唐書曰裴守貞授博士高宗將封嵩山詔禮官議射牲守貞奏曰據周禮國語郊祀天地自射其牲漢武封泰山令侍中儒生射牲至於餘祀無射牲之文　職林曰秦利正高宗時為博士上疏諫以為前殿路門非命婦宴會倡優進御之所帝納之傳詔曰卿奕世忠鯁能抗疏規朕之失乃賜物百段　冊府元龜曰唐韓思復則天朝為太常博士定南郊儀注去太妃鼓吹排羣邪守大體國家賴之　山堂肆考曰唐紹為太常博士中宗時始郊祭祝欽明知韋后能制天子欲迎詔之即奏以皇后亞獻安樂公主終獻紹以為非引誼固爭詔禮官集議衆皆曲意同狥欽明紹獨抗言不可諸儒壯其節　合璧事類曰唐尹知章遷太常博士中宗時議以涼武昭王為七廟始祖知章議武昭遠世非王業所因乃止又曰唐陳正節遷太常博士元宗奉昭成皇后祔睿宗室而欲以肅明皇后并升焉正節奏言廟必有配一帝一后禮之正也昭成皇后有太姒之德升配睿宗肅明

皇后既非子貴宜在別廟於是留主儀坤廟詔隸太廟
毋置官　孔帖曰裴寬改太常博士禮部建言忌日享廟應用樂寬自以情立議曰廟尊忌卑則作樂廟卑忌尊則備而不奏中書令張說善之請如寬議　分紀曰唐張薦貞元中帝親郊時更兵亂禮物殘替爲參綴典儀略如舊章　又曰王彥威淹識古今典禮求爲太常散吏卿知其經生補檢討官彥威采隋唐凡禮沿革皆條次稟分號元和新禮上之拜博士　又曰陸亘爲博士寺有禮吏孟眞久於其事凡吉凶六儀祀官不能達宰訪眞眞倚以倨橫元和冊皇太子眞參議偃蹇亘榜逐之胥吏失色　山堂肆考曰宋和峴字晦之凝子也授太常博士從祀南郊峴贊導乘輿進退閒雅太祖謂近侍曰誰氏之子何相禮之明辨乎左右以峴閥閱對尋拜刑部員外郎兼判太常寺　呂東萊集曰王居正字剛中爲太常博士朝廷懲創王氏邪說之禍會故相韓忠彥議謚居正云熙寧初闢近臣坐講之請有功名教宜謚曰文禮而韓氏子乃以故事未有以禮爲謚者謁宰相求改居正卒不改　東都事略曰常安民字希古爲成都教授上書論強國之本曰勸忠厚勵名節元祐公卿薦其才名爲太常博士　元史列傳曰虞集除

太常博士丞相拜住方爲其院使間從集問禮器祭義甚悉集爲言先王制作以及古今因革治亂之由拜住歎息益信儒者有用　又曰王守誠性好學從鄧文原虞集遊文辭日進泰定中爲太常博士續編太常集禮若干卷以進　又曰李好文泰定中除太常博士會盜竊太廟神主好文言在禮神主當以木爲之金玉祭器宜貯之別室又言往年有詔爲集禮而乃令各省及各郡縣纂修宜其久不成也白長院自選僚屬數人仍請出架閣文牘以資采錄三年書成名曰太常集禮

太常博士二

增　明練　清雅　唐李吉甫貞元中爲博士時年尚少明練典故雅洛靈異錄曰開元中以太常禮儀聲樂之司屬擇才博士尤爲清選太和初爲博士最明禮家沿革時享宗廟敬宗祝版稱皇帝考弟龜從議以兄弟無稱孝之義宜去孝弟兩字從之又稱九宮不過列宿不容爲大祠詔皆可其議九宮遂爲中祠卜見後杜牧制職官分紀曰嘗龜從

考功行制度嘒參　唐職林曰德宗時商盈孫爲博士喪亂之後禮樂縣制度盈孫按周法以算數補容典皆盈孫折衷又昭宗將遷神主於柠鼓之中自此進元帝以下不以此行今通達國體者皆以爲博士之功行太常三卿始末祿寡莫不以博士爲媿臣獨以爲博士之職也

引誼固爭　據禮以對　上詳博士一通典曰德宗親郊柳冕上疏論事博士陸淳等十餘人駁冕所議冕復上疏曰臣聞禮以義起義以時興古今異宜損益不同故聖人制禮貴於適用不可執一而論也臣所以博考經籍參之時宜以對太子嘉異

改集禮院　撰明堂儀　唐續通典曰貞元初以禮院舊文多闕詔太常博士柳冕等刪緝通典以補之冕等奏曰臣等謹按禮經三百威儀三千自秦燔滅舊章漢興雖有制作而多草創未能備物孝文之時賈誼晁錯董仲舒公孫弘間不以此進元帝以後稍能行之而儒者守經不達變通故禮樂之道日以陵廢今聖上以大孝臨天下以至德被群生以神武定四海以文德修百度故能制禮作樂以興太平之業臣等謹按禮經及歷代故事撰成新禮一百卷名曰開元禮

侍同平章事其日南省上於少府監時白敏中崔龜從皆為太常博士至相位欲榮其舊署乃改集賢院因名為集禮院龜從手筆志其事分紀曰唐韋叔夏為太常博士撰立明堂儀注衆咸推服

博士入相郎中兼職

續通典崔龜從記曰者繼登三事而又並時同吉甫同在相位長慶中竇易直在中書杜元穎提印使西蜀今僕射相公始與鄭覃予復叨重委因志所同書予復叨重委因志所同鄭文簡肅中與韋公琮同居中同以遺他日亦以知博士之選為重焉時令狐綯父楚亦入相時人榮之下詳博士三

獲黃鍾樂造方域圖

合璧事類曰漢李嗣真為博士訪獲黃鍾衆又曰唐呂才為博士造方域圖才累遷太常博士帝紀曰唐呂才陰陽家所傳書多繆僞淺惡世用者為五十凡百篇詔頒天下才於持議儒而後已居易制

俾專戎檄

退賜御書

唐高越為博士掌戎府檄書下詳博士

東都事略曰常安民幼穎悟力學元祐公卿薦為太常博士又曰倪濤字巨濟能文有操履舉進士為太常博士通略曰元祐五年太常博士陳詳道以所撰禮書進

撰進禮書

上言時事

給事中范祖禹言其精密過於聶崇義詔兩制詳之山堂肆考曰宋劉庠遷博士英宗以災異求直言庠上書論時事遂除

議論激切

進退閑雅

監察御史裏行常博士時對以正心術用人才收兵權為說議論激切上深獎歎山堂肆考曰宋寧中米芾為博士奉詔小楷書作千字文以獻又曰元豐初除祕郎自博士掌五禮儀式有改革據經酌議講定

定五禮式

贊儀六典曰太祭祀則贊儀與卿以導贊其儀

妙選職官

分紀禮官

合璧事類曰漢

時謂博士爲禮官大夫者有稱禮官大夫者度爲

無職 唐職林曰裴漼通古今祀儀爲太常博士及至郎中每兼其職

分務專治 職林曰楊收言漢制總羣官而聽曰省分務而專治寺太常藏天子之旂常今旂常田車隸太僕非是

才稱其官 分紀曰唐裴守眞授太常博士善容典時謂才稱其職類聚曰柳子厚爲陳京慶復行狀云公爲博士舉疵禮修隆典

問不虛酬 孔帖曰崔常博士問不虛酬公無擇言唐開元中謚孔子爲文宣王又以其後爲文宣公是以祖謚而加後謚也遂改封宗愿爲衍聖公

修舉隆典 事文

改封衍聖 事略曰宋祖無擇爲博士至和二年詔封孔子孫宗愿爲文宣公

大典詢度 晉書博士之職端委佩玉朝之大典必詢

太常博士四

增 制唐蘇頲行陳貞節太常博士制曰下寶輝光楚材翹秀窮禮經之奧博踐詞律之風雅參名列侍每獻昌言掌事奉常宜銓令典 白居易行鄭涵等太常博士制曰早以文行久從吏職輩流之間頗爲淹滯況雅有學識進修不已禮官方缺宜當此選凡朝廷禮制或損益有疑中外謀議或褒貶不決爾爲博士皆得正之

杜牧行蕭硯太常博士制曰禮至則無怨樂至則不爭損讓而理天下者禮樂是也今國家上法三代下採兩漢質文隆殺皆有舊章今命博士非欲草具儀法但使提舉考習而已著作佐郎蕭硯富有文學默守恬退爾其爲我折衷輕重詳校疑似使祝宗卜史之徒不敢以近習欺爾斯則可矣